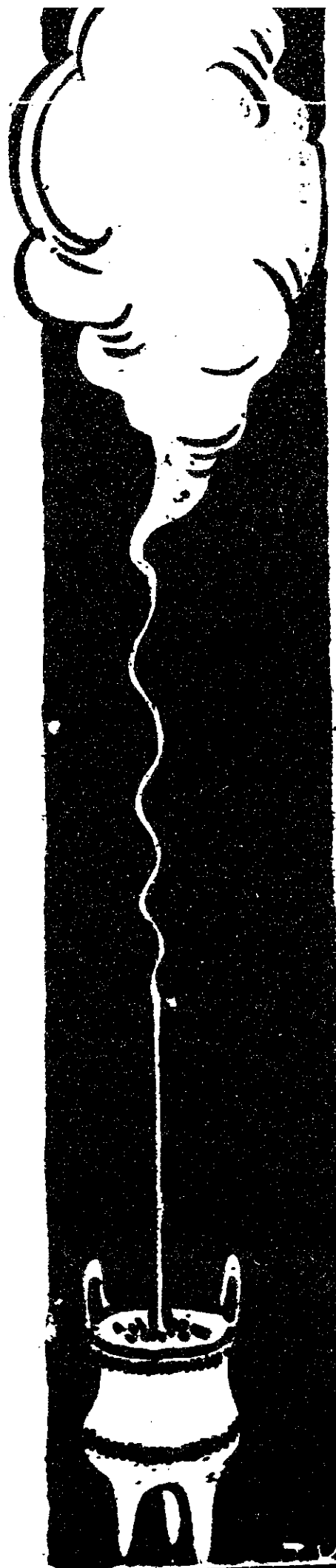


問人上天

社作合版出



天上人間

庚午初春購于咸鄉。

春后漁師誌。

# 序之一

雪  
蛆

「天上人間，」蓋「西青散記」之髓也。

散記，史震林字悟岡者作。震林自序云：

余初生時，怖夫天之乍明乍暗，家人曰：晝夜也；怪乎人之乍有乍無，曰生死也。教余別星，曰孰箕斗；別禽，曰孰烏鵲；識所始也。生以長，乍明乍暗乍有乍無者，漸不爲異，問于紛紛混混時，自提其神於太虛而俯之，覺明暗有無之乍者，微可悲也。襁褓膳雌，家人曰：其子猶在匍匐往視，雙雛睨余，守其母羽，輟膳以悲，悲所始也。匍匐牆下，得物謂飴，捧而吮之；家人癡余曰：石也；上有字，字爲「西」，字爲「青」，強余讀

所始也。其四如曰：至今對之，是爲「散記」。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夢中作。

散記凡四卷，都百萬言，記畸人，記逸士，記孤臣，孽子，怨女，才媛，方外人；而其精髓則在於記天上多才多情多災劫之仙子，記人間多才多情多災劫之美人；諸如所記，人爲綱，記遊，記詩文，記佳山水，記奇節異行，記篤情癡愛；諸如所記，事爲緯，綱緯錯綜，以成散記。散記者，散焉無復有章節先後之序者也。

嗟予遇蹇，弱冠漂泊，浮槎數千里，恒以散記自隨。花中，月中，海中，山中，逆旅中，病中，輒披對，逾十年矣。以其散焉無章節先後之序也，竟日畢讀焉可，偶拈單詞隻句咀嚼焉可。其爲文，澹宕空靈；其命筆，跳脫活躍；其造境，省而彌幽，深而彌顯；其抒情，婉而能伸，曲而能達。嗚呼！醉魂酥骨，滌腸蕩氣之作也。吾烏

乎而不愛才人！

譬諸食，雖盡適口，奚必盈胃充腸？得其髓，曰味在是，是弗誣也。我則提其髓以與天下之同好者嘗之，知必有謝余者矣。悟岡何人，不稱於人口，沒世以無聞，顧有散記在，而其鬱翳無那之情於焉以寄。記天上多才多情多災劫之仙子，記人間多才多情多災劫之美人，又其鬱翳無那之情之所噴溢也。吾故曰是爲散記之髓，知作者又必許余爲善讀散記者矣。抑非善讀而已，善喻其鬱翳無那之情也。苟若斯，吾則哭！何哭乎爾？曰，悟岡之情，千古之人之情也，天下之人之情也。悟岡僅寄之於筆墨，吾徒又僅得而寄於悟岡所寄之筆墨，而謂善讀善喻，吾能斬一哭以報之耶！

斯記也，記人間者疑，記天上者誕，然不善讀者莫執疑與誕者。吾聞之

美之至者超實在者也。希臘之雕刻，歐洲之神話小說，詩歌劇曲，審美者飽所欲，執疑與誕相繩者，未可以語於知美焉耳。

斯記也，至美之表現於文章者也。湯卿謀有言：人生須有兩副痛淚：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記人間痛淚也。焉用其疑？散記中有言：玉勾詞客作新曲數十種，別有「詩仙會」等十餘劇，則從「今古才人總在天，詩魂不死便成仙」句得門徑。蓋生民以來，心同貌同人，互入意中，恨不並世者，皆可聯爲眷屬，會之各天。獅子筋彈，難陀珠出，良見恒沙世界，均屬情想所持，將開古莽山川，備極人中天趣。讀散記，乃知籬邊樹下，遠神自流，水際山隈，淡合何限，生平懷而不盡者，歷歷影現於其間，暫作墨仙，舊家碧落，無疑也。散記又有言：趙鳳岐讀散記，忽淚忽笑，謂不意天上人竟知己也。記天。

上。寄。意。也。曷。病。其。誕。去。疑。與。誕。之。執。則。第。見。境。語。情。談。俱。欲。極。工。長。懷。短。思。無。非。慧。寄。美。而。已。

散記全作，美素充溢，茲其體，則又鬱鬱無那之情之所充溢也。欲飭文章之美者，可畢讀散記，量以數，此爲全記之什一。民國十四年九月五日編竟序之。





## 序之二

雪蛆

童時已知審色。始吾所遇者，蓮鈞纖纖，三步一蹉，吾以爲至美，舉世亦以爲至美也。嗣見圓膚緻緻者，美之如昔，世有同然。嗣又見高跟楚楚者，美之如昔，世亦有同然。美人之足已三易，吾之眼一而已；世人之眼一而已。思之若有悟，是曰「時代美」。

於文，自鼎彝之銘以迄於語體文，無韻詩，歐化句，吾皆覺其有足與人美感者在。吾至喜新，然骸骨迷戀之譏，吾亦弗辭。高文典冊，其在今日，等骸骨之棄，孰敢鳴冤，况如西青散記者，骸之腐餘，骨之飛屑耳。願吾於高文典冊，棄之亦若不甚惜；於散記，嚼有餘甘，嗅有餘馨，視有餘妍，殆美之不爲時世梳粧所

掩者也。

胡爲乎愛文？愛美而已矣。摘西青散記而爲「天上人間」者，則遺其竟體之美而第示人以含情默默之容，吾知必有色授而魂與者矣。然散記固竟體無弗美者。美於外，尤慧於中。誠哉醉魂酥骨滌腸蕩氣之作也。

在昔於著作者，道貌岸然，毫端着紙，念念載道，受之者則正襟危坐，曰道在是，道在是。庸知有日識字人輒唾之。數千百年來，詎無不以道範其文者，而風雲月露，抒情寄意之作，卽亦一例置之，埋諸「死文學」之塚，毋乃過乎。人壽有窮，文壽至永，技術之工者，色常新，意常活，態常妍，不老之美人也。碧睛金髮，細腰長裙者之猝至，吾人詎不乍驚。西方美人之豔，然吾之杏臉，獬肩，苗條綽約者，寧遂見絀於相形哉。徒以新舊爲準，不以妍媸爲鑑，過情之詆，吾如彼。

何！卽此平情之論，豈遂無謂我嗜痴者，要何損於吾眼中意中之美。且作者不  
于程朱陸王隊裏，攘臂衛道以討生活，不顧正襟危坐者之指目，但期有識字  
審美者，猶或旦暮遇之，相與歡喜贊嘆，樂卽無藝，其膽之大歟！其情之不可以  
已歟！

死文學之塚，蕭蕭焉，衰草白楊，一任迷戀者噉吁低徊，吾徒拍手笑之可  
也。獨色常新，意常活，態常妍者，生葬之，抑奚忍序「天上人間」之翌日，又序之，



# 舊序之一

震亭 曹學詩以甫

## ——西青散記序

空山風雪，柴門老樹之村；破屋藤蘿，石徑荒苔之地。掃松根而趺坐，太素爲心；種蕉葉以揮毫，西青有硯。爰乃搜夫異境，綴以幽辭。鐫舊誓於孤窻，佩新愁於半世。水流花謝，四望銷魂；燈施酒闌，三生繫夢。誰能遣此，低徊芳草之前？若有人兮，縹緲碧雲之末！不堪持贈，勸懲頗寓微言；聊以自娛，賞識或逢知己。將有玉樓才子，暫謫人間；金屋麗姝，乍來天上。銀鈎風定，撥豈蔻以忘餐；寶鼎煙微，盥薔薇而若醉。晝靜則通靈茗椀，扼腕高吟；宵寒則停繡鏡臺，憑肩細讀。固可浣仙塵而換骨，猶吞如意之珠。超佛劫以辭胎，似倚無憂之樹。閱剡川之

圖畫，痼疾俱消；聞子夜之清歌，奈何頻喚矣。若乃逃名高士，失落英雄，晨興披鶴氅之裘，夜起拭龍泉之劍，挂將牛角，平魂壘於胸中，吟向鹿門，契參同於象外，眼不青而詩腸貯雪，木榻將穿，頭已白而俠氣流虹，玉壺空碎。至於枯僧挂笠，迂叟拋鉏，喜心迹之雙清，悟秋波於一轉，鐘徐松院，堪爲半偈安禪，月緩豆棚，可助三更閒話。甚且挾罡風而飛去，流傳或到蓬山，藏苦霧以攜歸，購訪還來海國。蓋願歷三千之世界，憐才收碎墨零縑，因而分憶萬之靈心，說法徧恆沙淨土；或悲或喜，文章曲繪鬚眉，可泣可歌，忠孝潛萌肺腑，醒癡迷於諧謔，直須大笑橫行，談道學於風流，不必正襟危坐也。且夫鴛鴦早散，繡奩則黃土埋香，鷓鴣先鳴，斑管則白楊蔽彩，略經寫照，庶湘靈之錦瑟時聞，不有傳神，將蜀客之瑤琴永歇。况復耕山釣水，隨時歌詠太平；弄月吟風，到處鼓吹幽雅。將使

黃姑河畔，慰怨曠於七襄；處士星邊，起沉淪於四皓。是以探來龍頷，無非照乘之輝；分得鳳毛，卽是鳴岐之瑞。茫茫今古，積成感慨心胸；寂寂江山，洗出靈奇面目。豈僅懸枝胸臆，供筆削於稗官。何妨撼樹蚍蜉，任笑嗤於儉父也哉！嗟乎！紫雲割後，袖藏東海波濤；青鳥啣來，家蘊西崑琬。琰鶉衣結亂，聖功之夾袋偏新；蝶夢荒寒，長吉之奚囊欲破。籠中剪潮，靜觀百鳥翱翔；世外同心，願倩雙魚寄贈云爾。





## 舊序之二

玉鉤詞客 吳震生 跋

### ——西青散記前序

弄月仙郎喟然而歎曰，嗟乎哉，佳人之薄命也！余悲之痛之矣。夫天之生佳人也，非如生地耳，石髮，溪毛，湖目，蝦姑，鼠婦之易也；又非如生人面桃，胭脂，李，蛾眉，豆，姊妹花之多也。恐其不豔，與之色，恐其不慧，與之才，恐其不幽，與之情，恐其不貞，與之德，而佳人亦無有不稽顙北辰，泣謝天恩者也。乃與之色而負其豔，與之才而負其慧，與之情而負其幽，與之德而負其貞，而佳人於是乎無聊宛轉，而不欲生矣。蓋吾之痛佳人者有六焉：淨掩寒閨，未親香翰，白非傳粉，紅不施朱，誤聽鳩媒，嫁爲鴉婦，瘡如吞炭，病若漆身，則痛此無才有貌之佳

人別含清韻，顏乏華容，暗辨琴言，微廣禽語，降茲女士，儷彼頑童，啄木嘴長，鳳皇毛短，則痛此有才無貌之佳人；錦可回文，花工解語，蕙心執質，獨立無雙，父愛黃金，母拋白玉，將軍腹負，老子頭童，則痛此有才有貌之佳人；厭習微詞，羞爭巧笑，心懷冰雪，姿映松篁，黃裏無恩，綠衣擅寵，小星犯月，衆草欺蘭，則痛此無才無貌之佳人；花間誤蝶，月下疑仙，碧落情多，紅塵氣少，琵琶塞北，箕帚江南，鸚鵡難言，海棠空睡，則痛此人間絕世之佳人；千樹桃花，萬年靈藥，芙蓉脂肉，罨畫樓臺，心憶韋郎，意憐蕭史，銀潢易隔，玉宇長扃，則痛此天上絕世之佳人。夫色期豔，才期慧，情期幽，德期貞者，以有愛其色，憐其才，感其情，敬其德者也。亦既豔矣，慧矣，幽且貞矣，而愛之憐之感之敬之者，乃與佳人大相反者也，則其所以爲愛爲憐爲感爲敬者，必非佳人之知己者也。夫佳人之意，亦甚可

憐矣。彼固自知紅顏薄命，而其闕淚不垂，鎖唇莫訴者，夫豈敢有奢望哉。色不敢望其如己之豔，庶免於陋，而不至於人笑爛猴，世憎蝌蚪，斯幸甚者也。才不敢望其如己之慧，庶免於俗，而不至於筆沾銅臭，語帶蠶酸，斯幸甚者也。情不敢望其如己之幽，庶免於薄，而不至於同心負義，割臂寒盟，斯幸甚者也。德不敢望其如己之貞，庶免於穢，而不至於蕩子娼樓，變童別館，斯幸甚者也。所謂佳人之知己者，雖不能如佳人之豔之慧之幽之貞，而心中口中病中夢中笑中哭中，無非佳人之豔之慧之幽之貞者也。更無有所謂之豔之慧之幽之貞者也。卽別有之矣，而心中口中病中笑中哭中，亦未嘗因彼佳人而須臾忘此佳人者也。卽有生以來，未嘗一見佳人之如何豔，如何慧，如何幽，如何貞，而心中口中病中笑中哭中，亦未嘗須臾而不懸想一絕世之豔，絕世之

慧，絕世之幽，絕世之貞者也。卽懸想者。人間之佳人，雖天上之佳人，亦不能勝之者也。卽懸想者。天上之佳人，雖人間之佳人，當必有似之者也。卽懸想者。人間天上皆無如是絕世之佳人，而心中，口中，夢中，病中，笑中，哭中，魂陽格天，魄陰格地，天地亦將爲之特生一絕世之佳人，以慰之報之者也。卽天地之力，終不能爲之特生一絕世之佳人，而魂陽格天，魄陰格地，亦將誓於來世，而自化爲絕世之佳人，而自甘心爲薄命者也。夫自有生以來，不幸而不見人間之佳人，必吾之福不足以見之者也。乃自有生以來，大幸而忽見天上之佳人，必吾之誠有足以感之者也。卽吾已見天上之佳人，而其心中，口中，夢中，病中，笑中，哭中，不忍須臾而忘人間之佳人者也。夫佳人之心中，靈思如藕，不屑爲吾而牽；佳人之口中，香津如蜜，不屑爲吾而吐；佳人之夢中，芳魂如雲，不屑爲吾而

斷；佳人之病中，弱體如綿，不屑爲吾而廻；佳人之笑中，秀鬢如花，不屑爲吾而開；佳人之哭中，清淚如珠，不屑爲吾而墮；而吾之心中，口中，夢中，病中，笑中，哭中，愛之，憐之，感之，敬之，之誠，雖至於心死口瘡，夢迷病劇，笑冷淚枯，終不忍須臾而或忘者也。嗟乎哉！西青散記者，天上佳人之書也。吾蓋知夫天上佳人者，之卽爲人間之所升也，吾蓋知夫人間佳人者，之卽爲天上之所降也。有白羅不意有清華，有清華不意有碧夜，有碧夜不意有夢娘，有夢娘不意有蕭紅，吾蓋知夫不意有者之正多也。有蕭紅不能忘夢娘，有夢娘不能忘碧夜，有碧夜不能忘清華，有清華不能忘白羅，吾蓋知夫不能忘者之正多也。夏之日，冬之夜，星之旁，月之側，忽忽而來，忽忽而去者，天上之佳人，而人間之佳人，則不能也。天上佳人之所以忽忽而去，忽忽而來者，亦以其豔其慧，其幽其貞，不忍委

之於不見不聞之地，而必欲人間之人知之也。吾蓋知夫天上之人，未必愛之，憐之，感之，敬之，無可奈何，而望之人間之人也。吾蓋知夫人間之人，終不能盡知而不豔，不慧，不幽，不貞之人，且囂然羣議，而指爲花之妖，木之魅也。吾蓋知夫必有佳人之豔，之慧，之幽，之貞，而後能愛之，憐之，感之，敬之也。嗟乎哉！夏之日，冬之夜，星之旁，月之側，人間絕世之佳人，自愛其色，自憐其才，自感其情，自敬其德，忽忽而生，忽忽而死，無聊宛轉於閒門窮巷之中，而絕世之才子，不得而見，不得而聞，而見之聞之者，皆絕世之不豔，不慧，不幽，不貞之人也！吾蓋知夫人間之人，皆不能知，而亦將望之天上之人，一知之也。

## 舊序之三

玉勾詞客  
吳震生體叟

### ——西書散記後序

弄月仙郎喟然而歎曰：嗟乎哉！佳人之薄命也！余慰之勸之矣，以彼色之豔，才之慧，情之幽，德之貞，圓天方地之中，有不愛之，憐之，感之，敬之者哉？夫天地生物之功，原不省於生人也。天地生人之力，原不費於生物也。以太虛之中而生物，以萬物之中而生人，亦隨其陰陽之氣，網緼化生，而非如巧匠神工，經營之，椎琢之也。天地之生人生物，豈能使之各得其所，而絕無所憾哉？吾見螺蚌蝸蚓之屬而哀之矣；物皆有足，天獨不爲彼生足；酷日驟雨，奔蹄疾輪，不能趨避，而徐以腹行也。吾見馬牛犬豕之屬而哀之矣；人則有手，天獨不爲彼生

手短芻腐豆，餘羹殘粒，不能攫取，而俯以舌舐也。魚鼈之屬，鱗介相似，無所謂好醜也；然自魚鼈觀之，必有鱗介中之佳人也，則必有鱗介中之薄命也。雉兔之屬，毛羽相似，無所謂妍媸也；然自雉兔觀之，必有毛羽中之佳人也，則必有毛羽中之薄命也。文采爛斑者，物之色，彼固以爲豔也；翩翩睨睨者，物之才，彼固以爲慧也；比翼交頸者，物之情，彼固以爲幽也；季尾應時者，物之德，彼固以爲貞也。夫於萬物之中而爲人，於人之中而爲佳人，於佳人之中而爲絕世之佳人，命已厚矣，福已備矣，天地之力，亦已竭矣。蓋天地生物，可以無心，而生祥禽瑞草，則不能無心；天地生人，可以無意，而生才子佳人，則不能無意。恐其不豔與之色，恐其不慧與之才，恐其不幽與之情，恐其不貞與之德，天地之力，不能從容而爲此也。與之色，不負其豔，與之才，不負其慧，與之情，不負其幽，與之



德不負其貞，天地之力，愈不能從容而爲此也。夫天地既竭其力，而生一絕世之佳人矣，而又必生一絕世之才子，以愛之，憐之，感之，敬之，力固有所不足也。乃佳人則自以爲負吾豔，不如無色，負吾慧，不如無才，負吾幽，不如無情，負吾貞，不如無德，而佳人於是乎怨天矣。夫天之於佳人也，既有心生之，而必有心苦之，則天之意不然，既無心苦之，而必有心救之，則天之意不然。既無心救之，而竟有心棄之，則天之意不然。天既生至豔，至慧，至幽，至貞之人，而徒供不豔，不慧，不幽，不貞之人，以玩之，則天之意不然。既生不豔，不慧，不幽，不貞之人，而必強至豔，至慧，至幽，至貞之人，以奉之，則天之意不然。而佳人於是乎尤人矣。夫人遇至豔，至慧，至幽，至貞之人，而不知愛之，憐之，感之，敬之，則人之意不然。愛之，憐之，感之，敬之，而不望佳人之相愛，相憐，相感，相敬，則人之意不然。愛之，

憐之，感之，敬之，而自以爲非佳人之配，而求一絕世之才子以贈之，則人之意不然。而佳人於是乎不必怨天，不必尤人矣。夫以絕世之佳人，而遇絕世不佳之人，斯豈能不怨不尤哉？雖然，不忍怨，不忍尤也。吾於夙世，容貌殘陋，爲人所棄，寒餓無依，彼獨收我，誓願今世化以豔色以報之者也。吾於夙世，心智愚呆，爲人所欺，輾轉陷阱，彼獨援我，誓願今世化爲慧才以報之者也。吾於夙世，情誼佻薄，棄舊憐新，我負彼心，彼爲我死，誓願今世化爲幽情以報之者也。吾於夙世，德性邪瀉，匍匐囹圄，將就刀鋸，彼於我寬，誓願今世化爲貞德以報之者也。譬如今世，我有豔色，憎彼無色，彼心痛楚，自傷形穢，以至於死，終無益我薄命之色也。譬如今世，我有慧才，憎彼無才，彼心痛楚，自傷智短，以至於死，終無益我薄命之才也。譬如今世，我有幽情，憎彼無情，彼意不悛，自甘薄倖，我望

其死，此固非我絕世之情也。譬如今世，我有貞德，憎彼無德，彼意不悛，自甘賤行，我望其死，此固非我絕世之德也。而佳人於是乎有消遣之之法矣：花嬌柳弱，愛我之豔，我色非豔，人固賤之與草芥等也，無可奈何也；鶯啼燕語，憐我之慧，我才不慧，人固輕之與雞鶩等也，無可奈何也；風清月皎，感我之幽，我情不幽，人固厭之與煙屨等也，無可奈何也；松堅竹秀，敬我之貞，我德非貞，人固棄之與荆棘等也，無可奈何也。夫爲不豔，不慧，不幽，不貞之人，而無可奈何，則不如爲至豔，至慧，至幽，至貞之人，而無可奈何也。爲至豔，至慧，至幽，至貞之人，而錯配於不豔，不慧，不幽，不貞之人，以無可奈何，猶勝於爲不豔，不慧，不幽，不貞之人，而受憎於至豔，至慧，至幽，至貞之人之更無可奈何也。無可奈何，而錯配於不豔，不慧，不幽，不貞之人，天下後世，必痛之，哭之，而共悲其無可奈何也。無

可奈何，而受憎於至豔，至慧，至幽，至貞之人，天下後世，必笑之，唾之，而共鄙其無可奈何也。無可奈何，而爲人間之佳人，則彼爲天上者幸也；無可奈何，而爲天上之佳人，則亦與人間者同也；無可奈何，而不願人間，並不願天上，則不如兩忘乎人間與天上也；無可奈何，而不忘天上，又不忘人間，則不如自忘乎絕世之佳人也。嗟乎哉！色之豔，才之慧，情之幽，德之貞，而得一至豔，至慧，至幽，至貞之人，以愛之憐之，感之，敬之，圓天方地之中，蓋甚無有也！人間之佳人所難，天上之佳人亦難也！色之豔而自矜其色，才之慧而自恃其才，情之幽而誤用其情，德之貞而誤玷其德，圓天方地之中，蓋甚多有也；人間之佳人爲之，天上之佳人不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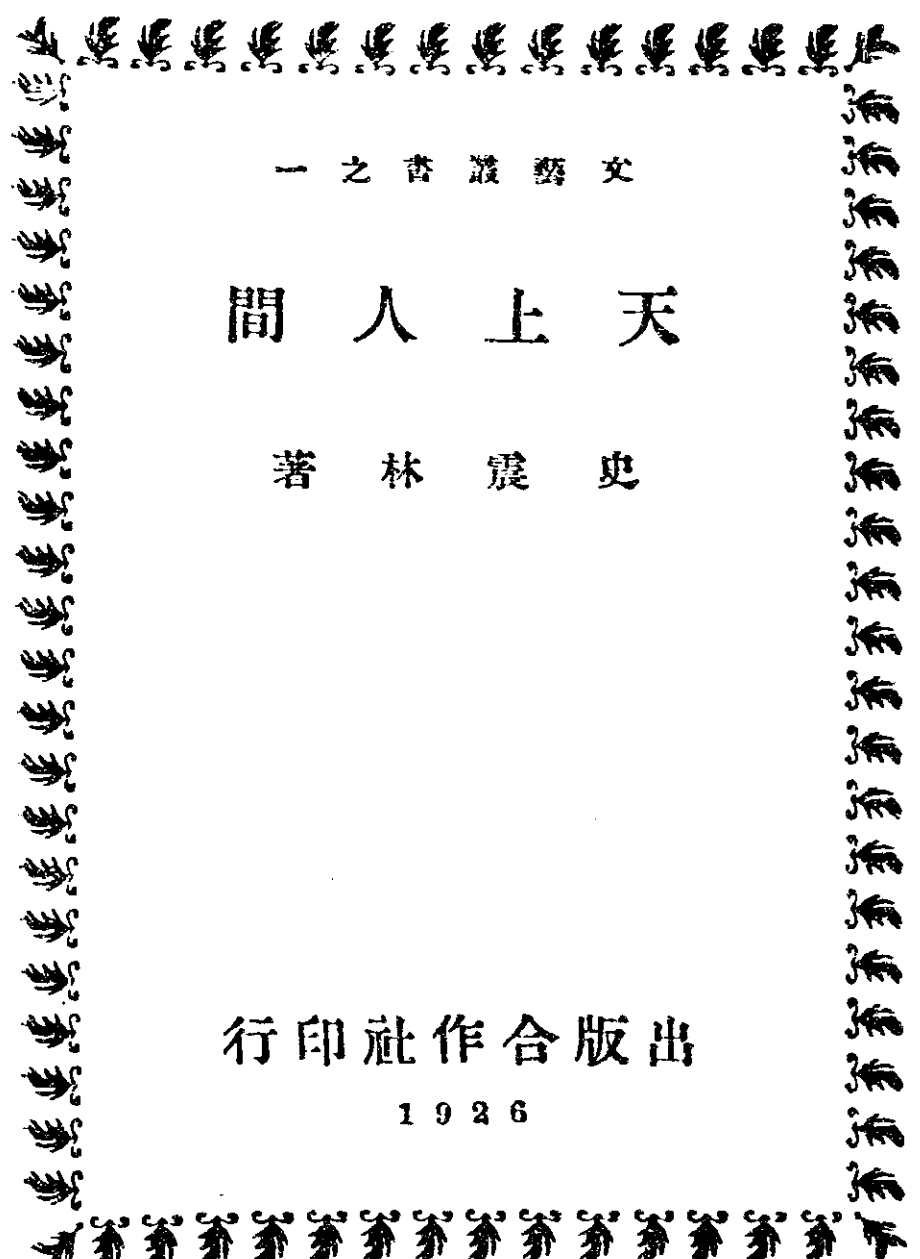
## 舊序之四

悟園 史震林

### ——西青散記作者自序

余初生時，怖夫天之乍明乍暗，家人曰：晝夜也；怪夫人之乍有乍無，曰：生死也。效余別星，曰：孰箕斗；別禽，曰：孰鳥鵲，識所始也。生以長，乍明乍暗，乍有乍無者，漸不爲異；問於紛紛混混時，自提其神，於太虛而俯之，覺明暗有無之乍乍者，微可悲也。襁褓膳雌，家人曰：其子猶在，匍匐往視，雙雛睨余，守其母羽，輟膳以悲，悲所始也。匍匐牆下，得物謂飴，捧而吮之，家人痴余曰：石也。上有字，字爲「西」，字爲「青」，強余讀，讀所始也。其間如白，至今對之，是爲散記。乾隆

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夢中作。



文藝叢書之一

天 上 人 間

史 震 林 著

出 版 合 作 社 印 行

1926

# 天上人間

—西青散記節錄—

史震林原著  
雪蛆編次

雍正元年癸卯春正月，讀書洮湖之北，琅玕山在其南，產美石如玉。舊有神女祠，朔望有雲冉冉。祠廢後，巖棲谷汲者，月夜聞笙鶴聲，或異香馥郁，彌日不散。

上元之夜，茅山道人請仙洮湖。仙至，稱震林爲弄月仙郎，曰：「余爲清華君也，謫司琅玕，將歷千年，空山無人，椒奠乏主，郎君以靈繡之思，揚窈澹之音。沐品題者，靡不衰闕振澤，遺珠躍彩，敢叩松使，禮涿妃，求染翰焉。」曰：「神君

1



687613

之祠，曷爲而見毀也？」曰：「昔朝金母於閭風之臺，聽濔琳之瑟，音意哀怨，涕泣不能自勝，金母恐余含淚，歸灑琅玕，迨爲香玷，留宴三日，歸且三百年矣。土人以祠久無靈，遂毀之，上訴於帝，帝以遠游曠職，更謫千年，烟駕飄飄，靡所棲泊。君故玉清侍史也，願爲文章，以告土人，俾知所饋祀焉。」曰：「神君將卜居何所也？」曰：「縹碧之垠，鬱藍之野，珊瑚之圃，琅玕之社，小姝名紅，幼姬氏冶，月魄常明，鳩媒不惹，斐錦親裁，琳書自寫，爲君殫述可乎？」將去求詩，詩曰：

琅玕消息近來聞，玉冷空山墮小雲；滄海西頭裙自浣，翠微深處

被親薰，人離月殿分鸞守，草滿芝田付鶴芸，香篆若能通御座，萬

枝真降一齊焚。

其二云：



鶴語丁寧夜漸分，樓臺一半溼秋雲，人間來訪深憐我，夢裏相逢  
枉見君；螻蟻有情長寂寞，鳳凰無事亦紛紛，斷腸詩就天應悔，下  
土何須獻疏文。

白：

趙闈叔聞之，賦『嫩霞詩』，願爲神女建祠於姬山，以伴蘭陵公主云。詩

嫩霞衝斷紫光蓮，又值鴛紅鏡水前，波黯風幽烟動月，夜魂如霧  
立青蓮。

甲辰，讀書瀉湖之西，距趙闈叔家十餘里，時蓋未相識也。四月初七夜，夢

白衫女子，升於北陵，歌云：「拾得殘紅微笑，輕指一痕彎小。」明日登北陵，得芍藥花片，面有指爪痕，隱透花背，露色尙熒熒也。是月十有二日，蔣鳴宇爲兒疾，設乩叩仙，降者稱白羅天女，賦詩九首，其後書云：「前夜過姬山，訪蘭陵公主，不意復見君也。圃後古陵，卽公主夜臺，中置魚燈七碗，自梁以來，悉成綠骸，三年一添玉膏，故今未滅耳。君前生每來玩此，公主薦乳玲糕，記之乎？」乃茫然也。詩云：

吹笙夜過碧蘇菴，洗珮還臨玉女潭。  
家住洞天渾似繭，滿懷絲緒學春蠶。

玉殿朝眞駕紫雲，百花春轍九華裙。  
妙成天上逍遙事，好待秋風訴與君。

銅官山色翠重重，蝦虎城邊第五峯；洞裏三千花姊妹，娉婷都道不如儂。

珠爲簾幌玉爲房，築得秦樓鎖鳳皇；夜半方諸清有淚，太湖千里月如霜。

芍藥無情自有心，鬱金宮殿碧沈沈；瑤池昨夜陪王母，乞得飛瓊軟玉簪。

琳窗自翦白鮫綃，月下穿來色更嬌；曾在青蓮花上立，至今香氣未全消。

手梳雙髻下瑤臺，梅子江南熟幾回；私抱月魂亭上宿，夢酣又被曉風催。

會仙巖上控飛鸞，重整連珠百子冠；惆悵碧天時獨倚，暮霞盤屈似闌干。

琴譜新翻十二樓，仙家無事只多愁；太清夜召彈神雪，恩賜人間

一度遊。

「神雪，」天上琴也。

涑溪王晴浦讀書岡角，喜召詩仙，白羅天女數降，頃刻題詩數十首。琅玕神女來，與白羅唱和，爲長短詞二十餘調，期以月夜登樓，捲簾相候，罕有不至，一月中，或五六至，至則不言名利休咎，問者往往書不知二字以應之。或數，語

竟夜，辭致清妍，略含淒感。亡友蔣魯珍，彙成一集。魯珍亡時，微風動帷，有若仙去。趙開叔訪其所集詩，僅存殘缺，而白羅琅玕詩過半焉。自是去蘭陵，上茅山，泛邗溝，溯清淮，同新安曹震亭，渡揚子江，讀書棲霞山，俄五六年。

壬子，客綉山澹香堂，張生夢覘，曾學扶鸞於茅山道人，閏五月朔，與其弟仁趾，問秋闈事，乩連如環，云是阮生生也。未驗。題云：『白羅天女阮生生，自畫雙眉下太清。』更題云：『也只紅塵事可哀，雪衣無暑爲君來，多情竟有癡仙子，又累書生半晌猜。』自和九首原韻，其一云：

『生生仙子白羅菴，自買鴛鴦放紫潭；刪盡亂霞留一朶，海西籠袖看紅蠶。』

越七日，琅玕神女和云：

「妾家新住水仙菴，十萬青蓮碧玉潭；自識藕絲衫子嫩，可憐辛

苦赦春蠶。」

句多哀豔，不盡載也。閏五月廿四日，浴後，出澹香堂，西晚方霽，碧山如鏡，霞彩甚繁，夢覘凝睇空翠，擬見仙鬟，自恨蜉蝣之年，未得遽攀鸞鶴，燕逆華九液靈香，以叩三神主者，久之書一句云：「花魂如影出西樓。」余曰：此五載前，在茅山，七月十五，碧夜仙娥降，亂詩也。是夜，趙閣叔在蘭陵，亦咏「夜魂如霧立青蓮」之句，自謂靈龍遙通，往往憶之，今復來耶？前詩首句已忘，下則云：「……小別紅塵四五秋，今夜有人尋舊夢，花魂如影出西樓。」仙子自記此乎？亂遂題云，

「月無清恨水無愁，不到紅塵又五秋，今夜有心尋舊夢，花魂如

夢上西樓

自云謝氏，世居虎邱木香之里，幼失父母，育於老尼，尼笑曰：「是兒仙骨亭亭，非空王弟子，他時必生離恨天。」因綠鬢如故，兼習詩詞。及笄，才色爲蘇臺第一。嫁後抑鬱而亡。玉女捧絳節，引至上元夫人座前。夫人曰：「兒情魔甚重，宜自遣之。」蓬萊宮近修仙史，校書偶闕，兒補其員，仙史成，冊汝爲明晨侍郎。乃以嘉靖七年，治髻山爲洞天主者，二百里內，入道女子，先至洞天明晨西院，以次陞華陽易遷宮也。

洞天方六十里，中有夜明臺，高三十仞，以夜明玉爲之，玉光燭二百里，洞天未及其半，光故不溢而倍明也。洞中晝夜皆玉光所照，氣甚清涼，但晝光稍紅，而夜色差綠耳。臺西北有觀音海，海心爲碧夜樓，繞樓琳宮十二，皆玉女司

之。近時天台龍女，來習琳書，容華韶秀，不可名擬，人間絕世，仙處無雙，此其信矣。特以宿負凡緣，不久下婚塵土，千日爰返，玉身將玷，女因自傷，淚花淒淒，時在雙袂也。取白羅清華倡和詩，求步韻，卽和云：

曾向觀音借小菴，木香村外橘花潭，春絲已斷秋蛾冷，顛倒三生笑綠蠶。

紅粉秋來化彩雲，西風吹淡石榴裙，嫦娥不是藏明月，一夜相思瘦似君。

補清香債幾千重，領得青螺髻子峯，金碧滿天霞瑣碎，萬花遮路不知儂。

猶記堆金起洞房，鳳兒初長便求凰，忍拚夢裏三更雨，要換眉梢



九月霜。

解珮空含勉強心，一杯甘露醉沉沉，香肩左右從他倚，不弄金環  
弄玉簪。

鴛鴦江上洗生綃，萬劫修成第一嬌，造次東風春誤嫁，冷妍寒媚  
病來消。

喚取多情玉鏡臺，病中時照兩三回，從今不費天心妬，淡盡春紅  
雨又催。

烏鴉無淚泣青鸞，金匣重開剩寶冠，一笑上元前稽首，海心來凭  
玉欄杆。

成八首而去。

媼娟仙子者，不肯自言名姓，其詞有媼娟字，因號焉。秋七月，送夢覘試金陵，道溧水以行。夢覘袖仙女詩，寢則枕之。東南則銅官琅玕諸峯，出沒隱約烟雨中相送，而髻山距舟三十里，是時積雨，舟迷漲沙蕩中，天水相匝，白氣如霧，夜黑風甚，不聞櫓聲，雨急，任舟入淺港，泊焉。夢覘咏仙女詩，聲朗然出風雨外，推篷東顧，有曙色矣，於是捨舟命車，道髻山南，躡東廬中山之趾，抵溧水，訪南社先生於學署，至省，闈中遇新安胡濤，覓程雪門於鄰號，乃得曹震亭及長沙陳散樗書於曹宅英處，因作書以仙女詩寄之。試事已，冒雨夜至天王寺，遇陳載南，北取茅山道以歸，而夢覘坐蹇驢，屢蹶而顛，袖中詩未嘗置也。

十月望，夢覘乃齋，候仙於澹香西堂。前數夜，月甚明，是日，風暴寒，曠靈；夜頗久，仙至，爲詞云：

嬋娟，到此正天西寒夜，雲白茫茫罩平野；月光昏，隔水人斷孤村，  
深巷小，黃葉紛紛都卸；碧窗香縷淡，素粉如霜，不道仙娥便來也；  
今夕是何年？只記春愁，相思字背人偷寫；恐歸去天風不勝寒，但  
醉我瓊漿，一杯多謝。

問娟娟卽仙子字乎？非也。問所居，爲詞云：

水斜山仄處，有寒花三朶，美人家住；夢醒霜天，又坐銷燈影，亂愁  
無措；碧海雲紅，空自把疎星遙數；夜永如年，烟沒江南，雨橫風豎；  
猶記紅梅仙渚，戲搓碎芳心，剖開嬌乳；小謫人間，被黃鸝時罵，恨  
纏春樹；解釋東風，應只有鳳凰爲主……

詞未畢，問曰：幽怨何深也？足云。

「待得雙歸明月，深深細語……」

繼問之，則或圈或直，與人相然否，不復爲字句，強之，乃爲詞云：

瘦菊聊花，衰林且葉，可憐更比春紅；是玉人今夜，纔怕西風；一路  
寒光似海，雲破處，驚斷征鴻；誰知道千年舊恨，只爲情濃；難鬆；催  
人最緊，無奈向團圓月下相逢；放娟娟半晌，偷別芙蓉，此後淒涼  
來否，除則是，幽夢潛通；休輕漏，梅花消息，猜煞遊蜂。

乃酌酒餞之。

余憔悴人間，獨於名利譽聞外，乃得數寂寞人，擇冷寺廢院無人處，看寂

寔花，聽寂寞。鳥性善感慨，喜人道悲苦。與故人別後，獨居無聊，則設此詩。仙子爲問答。仙子中稍尊嚴者，降則辭之，不敢瀆。惟白羅，琅玕來，甚習其所言，又感慨切人間，來時恆以夜，不責人齋沐灑掃，及衣冠香茗揖跪，相款泮，如故人也。十月之望，至者爲娟娟仙子，題詞更淒遠悲綿，似人間極風流感慨薄命絕世八言至此甚偶然，不得亟相見也。十八夜設此，來甚速，爲詞云：

兩袖霜花，醉蟬娟，再到西湖西畔；冷月尙圓，誰人倚樓還看？天風

剪碎香腮嫩，未肯憐儂輕緩；雲低處，匆匆誤入蕭娘深院；休說恨

長短，但紅塵一到，又添新怨；春去勸春不住，恐拚秋換；寒燈不會

生花，慣照人爲花腸斷；撩亂散花魂，倩誰收管？

卽娟娟仙子也。夢覘曰：「仙子昨言天海修迴，鶴書罕通，相見不可得亟，

何幸遽來，其未歸，滯中道乎？曰：『然。』問所棲，曰：『寒星縫裏，淡徘徊。』今夕重逢，願言相問，其辭曰：『夢郎夢郎，自悲憐否？紅塵濛濛，憶青天否？夕曦熒熒，記千年否？樂希苦繁，耐人間否？咄炎唱涼，濁氛纏否？星星問郎，鍊無言否？嘉序流嬾，慶蟬聯否？天桃賸紅，揖璇耕否？椰綿替花，掣珊瑚否？蓮房貸暑，掬芳泉否？金粟糶香，抱銀蟾否？芙蓉竄霜，搗啼顏否？水仙臥冰，慰瓊牋否？江梅聘雪，賀瑤篇否？鴛鴦晝眠，夢兮甘否？鵲鴿暮搖，樂斯耽否？客來如燕，厭呢喃否？人集如蠅，惡貪婪否？花膏醉蝶，渴私酣否？竹根餉鳳，饑濫探否？櫻蜜贈鶯，苦偷含否？絲腸易結，愧靈蠶否？珠胎未圓，笑頑蚌否？育雛化鵬，暮鷓鴣否？布網襲蜚，學螭螭否？夜明撮蚤，羨鷓鴣否？插珥附蟬，擬文貂否？夢郎夢郎，善逍遙否？郎氣成雲，疾風飄否？郎肌賽雪，豔陽消否？郎性爲火，濕薪焦否？月魂似郎，得常盈否？雨意似

郎亦暫晴否？流鵬趁郎，溫否寒否？雷霆駭郎，懼否安否？願郎爲墨，雙鬢斑否？願郎爲硃，寸心丹否？願郎爲琴，殢人彈否？願郎爲花，畏人攀否？願郎爲芝，許人餐否？願郎愁似草，能自刪否？」

初設亂，有自稱土山之君者先至，言仙子於十七夜，自至澹香堂候亂，來時過土山，土山之君送之，見無亂乃去，今夜當不復來。余與夢覘相視歎息，而仙子至矣。

重九日，過桃湖東，訪馮繹陽。繹陽工五言絕句，如「夜靜舟遠響，湖空人語來。」褐衣微有月，雲色半天開。」訪竹野村畔，緩步待溪叟，崇岡多蒼林，獨鳥翹白首。」何處綠萼翁，松風吹白髮，脚踏樹根霜，斜望曉來月。」凡三十首，善畫者求其句，以爲稿焉。飲茱萸酒，問亡友馮茅村家室，甚清苦，嘆之。養

泉先生者，博學具神慧，以白羅琅玕爲軫虛二星，今之娟娟者，豈亦星所降乎？  
玩其詞幽惻，而所問四十餘否，則穠逞，意竊爲恍惚。越數日又至，爲『泣梅』

詞』云：

淡夢如烟，淡煙如夢，將散欲消還聚，恐他惆悵，夜夜丁甯，費盡冷  
言溫語。辛苦玉骨冰肌，雪後霜前，有心無緒。歎幽香自惜，東風來  
聘，未曾輕許。原不愛桂子秋涼，牡丹春煖，孤負趙郎佳句。苦情自  
繞，竹意相遮，暫躲暮雲朝雨。一片芳魂可憐，化作殷勤，斷腸神女，  
正徘徊好處，斜月又來催去。

問趙郎爲誰，乃闍叔也。夢覘曰：『仙子喜梅花詩乎？』曰：『近者姊妹和』

趙郎梅花詩，月華姊爲余鐫三十字於梅花琴，蓋『春神動梅夜，元氣始氤氳』



清結幽人夢，香涵淡月村，滿懷來訪意，深影閉柴門。」梅花開，則歌其詩，世外  
佳人，皆爲之微笑，余獨竊自悲哀，不忍歌。所不忍歌者，「滿懷來訪意，深影閉  
柴門」也。趙郎九歲失父母，雪夜獨行瀟湖上，仆雪中，余扶之起，起倚余而坐。  
坐少蘇，乃扶之歸也。暮遊棲古廟，坐地睡，無人。風吹其領甚寒，余以巾擁之，俾  
勿寒也。前者趙郎與棲梧子登姬山，余時卸晚妝，遊姬山下，著翠綃衣，擲素心  
黃玉佩，趙郎拾得之，復墮於溪，至今在泥中也。」余曰：「趙鳳岐隱姬山，自號  
棲梧子。賦四言詩，仙子知之乎？」曰：「知之。」載飛載葉，載起載雲，哀鳴於陣，  
惟雁亦羣。」非爲君賦乎？我春之四章曰：「悠悠我心，青青子雲，胡天之命，而  
天之雲。」其五章曰：「青青雲露，悠悠心素，微天之故，胡天之路。」響何淒也？  
而魂在在兮，夢來來兮之作，抑又甚悲，君特藏之於篋，未嘗二復耳。馮茅村君

故人也。死三年矣。魂飄然無所依，時依依就君，欲託君爲傳，并輯其茅村別記，而君不知。蘭陵公主，築秋心館於東湖，召茅村於西湖之曲，令其纂秋心遺事，命月華姊書南隍詩於碧霞屏，以賜茅村。南隍者，棲梧子所以哭茅村也。迺冬載冬，不以其通，今夕何夕，誕降介雪，黯如泣，黯如泣，公主時爲傷之。君未與夢郎誦此乎？童子齡拜曰：「仙子幸教我。」曰：「爲善。」「善何先？」曰：「好生。」

夢規問曰：「仙則無弗能詩乎？」余曰：「小山于爾階，嘗言仙不皆能詩。詩亦不必盡佳。仙與詩，各有一種道理，別有一段性情。斯言最得。」夢規曰：

「仙則宜爲世外語，何其善言情也。」余曰：趙閣叔論遊仙詩，不可摭拾名色之荒唐新異者，以爲免塵煙氣。蓋詩欲縹緲，而非虛無也；詩欲幽靈，而非恍惚也。有性靈者，雖平常景，淺陋事，細瑣物，呆鈍器，皆可以縹緲幽靈之。如閣叔五言詩，「室邇歸常遲，隣犬欣我接，采菱孫亦還，隱隱櫓聲急。清風窈然動，幾點來殘花，灑蕪起烟色，淡月樓帖嗟。隱約前村暮，呼雞有婦聲，綠罽漏孤紅，蟻路暗通葉。」極縹緲幽靈之致矣。吾觀白羅前九詩，未離仙習，其自和詩，及琅玕碧夜諸作，皆欸摯近情，不爲虛無恍惚之語，而娟娟詞爲更淒清也。夢覘曰：「仙則宜樂不苦，何感慨若是？」余曰：「人間有感慨人，天上亦有感慨人。聞叔牟尼詩曰：『嗟君何感慨，一往不可攀。』夫所謂感慨者，豈憂思抑鬱哉？仰視碧落，俯見蒼生，情脈念痕，不知所起。醉今夢古，慧死頑生，淡在喜中，濃出悲

外，聖賢所存，仙佛不泯者也。有知者不皆有情，禽蟲是也。有情者不皆有感慨，庸愚是也。媚媚之四十餘否，人間天上之感慨俱見矣。

22

蕭紅者，蘭陵女子也。降時，嫌此重，不潔，賦七言律一首而去。詩云：

香絲欲斷渺牽衣，認是君家恐尙非；月榭語生鸚鵡瘦，雪屏春膩

牡丹肥；花孫自媚何須笑，鳳乳初嬌未肯飛；薄命三千輕被謫，有

情無怨玉人稀。

言媚媚仙子乃梅花之神，姓唐，名夢娘，居太湖西。有牡丹公主者，夢娘畏之。明日潔此語君也。越三日，蕭紅至，曰：「百花皆有神掌之，花之有香豔者，神

皆美女子。無香豔者，男子所司也。西王母以江南梅花三萬樹，封夢娘，世人少愛梅花者，而花數半闕。存萬餘株耳。夢娘負花稅，乃自備牡丹公主家。凡花皆有稅，而牡丹獨富貴，花神乏償者，每貸於牡丹公主家也。有重樓二十，使夢娘爲灑掃。灑掃善，則賜之桐乳，如弗善，飲以蓼紅漿。夢娘廢梳洗，經旬乃得遍也。間時又使之鼓琴，夢娘自製曲曰：『夢徘徊，極哀怨，音動人心。』

夢覘曰：『昨仙子律句佳，肯再乎？』遂題云：

晚妝徐換玉蕭終，夜伴蘭陵姊妹工；共揀銀絲縫嫩白，自吹金斗

熨嬌紅；圓朝水面玲瓏月，寒背花梢嫋娜風；祇有夢娘心半醉，細

香微火倚薰籠。

翠袖佳人井臼操，洞天無力敢辭勞；片時萬里攀龍角，一匹三年

織鳳毛；烘雪教炊雲碧飯，搗霜親製廣寒糕；黃昏奉勅裁宮錦，夜半躊躇下剪刀。

曰：「世但言仙子樂，不意甚苦煩。何事學長生也？」題詩云：

半痕香雪照前身，多少纏綿病後春；蝴蝶暗挑尋夢女，杜鵑私哭浣紗人；租虧王母催偏急，衣就嫦娥典已貧；縱使長生原有恨，近來都願謫紅塵。

曰：「殷霞村言白羅清華詩，不特人間所無，即天上亦應第一。今仙子才情遠勝之，且倉卒爲律句較難，幸自寬，無過悲乎。」題詩云：

碧玉光深後院涼，捲簾隨月過西廂；琴聲隱約陪公主，花影參差喚小娘；袖底拭乾珠子淚，枕邊燒盡線兒香；三更細算愁人遍，定

是鴛鴦免斷腸。

曰：「歲晚苦寒，草木零落。仙子能少借春光否？」題詩云：

綵筆呵寒向曉拈，催春偷判上元籤，粉郎獨睡冰花冷，玉女相思  
蜜味甜；好鳥試啼何必吝，小梅爭吐不須謙，歸來速駕東君輦，莫  
誤金錢早晚占。

曰：「仙子詩中，自言多病，不審靈質近何如也？」題詩云：

簾幙重重護晚寒，碧霜濃著石闌干；病中嬌汗胸長濕，夢後香津  
口便乾；瑤草盡欺楊柳弱，錦雞誰問鳳凰安；相逢也是傷春客，暮

雨心情未忍瞞。

自黃昏問蕭紅，夜至半，語瑣碎已多。恐蕭紅倦，欲謝之；而童子齡拜於此。

前，意有所請，不得其辭。夢覘代爲辭曰：「仙家事勞苦，境乃無聊，倦且成疾，既相聞矣。但未知棲所安在？游宴何家？意何事不忘？仙子狀貌何若？可得見否也？」

26

幸再以詩答。揖仙子歸。題詩云：

葉短幽蘭凍紫芽，春光又比舊年差。冷囚月姊蜂王宅，夜祭花神

燕子家。救月疏成忙未奏，醫花方漏苦難查。何人會寫蕭紅影，坐

斷青天一縷霞。

句云：

夢覘仁趾於澹香西堂，淨筵明燭以召仙。有蕭紅侍兒至，書霞村殷文莪



東風餽煖到山家，細草如苔柳半芽；早有探春雙粉蝶，繞枝來候  
未開花；惜花誰解惜分陰，暗賽花神禱未靈；好鳥不來春欲盡，癡  
風猶響護花鈴。

又書樓戀趙閣叔句云：

催花疏雨過春樓，曉意闌珊霽未收；一夜夢魂搖曳處，繡簾風細  
響金鈎，小樓前後雨紛紛，花落花開總不聞，伴我春寒太蕭索，淺  
衣輕袖薄羅裙。

問懷芳子段玉函詞能書否？則書三句云：「心事難忘，最落花流水，無計  
商量。」久之書四句云：「幸喜些時天氣清和雅淡，無災障，保護花王。」強之  
再書，又書云：「此度良辰，可云僥倖，世間適意，半屬荒唐。古今冤慘，最紅顏薄

命癡蜂蠶蝶，也占春光。蓋取玉函兩詞而集其數句也。問夢娘何如？曰：「今夜月出時，與牡丹公主遊太湖第三峯探梅花。」夢覘曰：「牡丹公主有婿乎？」曰：「配柳絮郎君，性頗貌穢陋，善詛啼曉文字。公主願愛憐之。」夢覘曰：「公主才情若何？」曰：「雙美。」曰：「雙美，便應珍惜夢娘，何乃苦之？」曰：「夢娘司花不謹，有蟻母領蟻孫飲花露，誤傷其生，故見厄也。期將滿矣。」

冬日，同夢覘游西崦，北望茅峯，南望髻嶺，連岡起伏，轉而愈幽。歎曰：「此景須以澹園五字寫之。」夢覘曰：「歸卽邀澹園續此遊也。」至山村，有石如伏虎，坐其背，爲高陽臺詞云。

三徑枯蓬，雙溝淺水，遊人聊共徘徊。陋巷開門，風旋葉聚成堆。野田驚起鴉羣亂，帶夕陽，閃閃飛來。望山腰，餘火穿林，燒盡寒柴。蘆

頭宿莽堪哀，有青青細草，禁得霜摧。凍蘂含香，梅根蕙翠生苔。

園竹老桑枝瘦，想故人晚步誰陪。夢魂中，昨夜相逢，今夜難猜。

暮借宿阮翁家，呼少婦捧茶出。年二十餘。余問此翁女乎？曰：「妻也。」余曰：「翁齒高矣，娶女妻乎？」曰：「婦柔順，忘余老也。」土壁間有詩云：

花落山苔春復春，古鏡未磨塵復塵。夢長夢短身復身，白雲如舊

人復人。

翁指曰：「婦所題，余未讀書，不知何語也。」既歸，再訪之。其室已虛。隣人

言徙南山中矣。

後旬日，與夢覘入南山，訪阮翁。山甚深，問居人，無有知者。陟其嶺，望洮湖。若孟水。遙指謂夢覘曰：湖之東，遠樹如苦，乃五葉村。余故人之所隱也。爲丁香

結詞云：

鴉鬧長林，雀喧深篠，漠漠山村煙布；更渺茫兼霧。斷雁外，霞色枯。

黃如土。連岡痕尙黑。經殘燎，石稜盡露，柴門還有未掩，破屋茅茨。

新補仙路，直挂在峯頭，一綫紆迴難度。碧水東邊，幽人四五，定添

詩賦。長是寒夜醉醒，更覺離情苦，須春回重見，心與梅花並吐。

顧西麓茅舍存焉，就之菴也。求宿，僧弗應。遇戴叟宿其家。有女美新嫁，憎其夫陋，棄之歸。涕泣誓爲尼。告之曰：『夫婦夢也，美醜幻也。雖有豔姿，不久便爲鷄皮鶴髮。且亦知輪迴果報乎？我今嫌彼，彼復嫌我，以是因緣，輾轉相厭，生

生世世，常在纏縛。人見歡喜，前世見人歡喜故。人見煩惱，前世見人煩惱故。業  
花不謝，福果難生，化火坑爲清涼界，只在一忍字耳。女悅而謝，蔬飲芳潔。是夜  
臥山樓，松月滿窗，憑檻久之。爲水調詞云：

樓靜無燈夜，霜月一方斜。江南江北庭院，拜處是誰家？飛入洞房  
如畫，只恐蕭娘新嫁，不管印窗紗。又照傷心事，彩鳳配烏鴉。人夢  
裏，君海上，我天涯。誤偷靈藥，素娥應悔那時差。但說歸來容易，不  
信歸來迢遞，仙淚滴成花。今夕是何夕？未忍算年華。

明日訪阮翁，得其處，翁與婦入山採木，不得見而還。

冬霽乍陰，雲光淒白。澹香堂西向，風寒。硯池屢呵，冰花旋結。玉函自姬山  
來，袖中出闌叔梅花詩云：

古梅寂歷野水村，香浮淡月來花魂；松篁印地深淺色，烟參疏影  
幽橫昏；清光自足照茅屋，晴雪滿覆瑩柴門；西清低盡苔枝月，東  
澗氣暖融霜暎；誰知冷落冰雪裏，獨有元氣回春溫。春三霽豔花  
萬錦，全爾淡泊開荒園；先生亦是歲寒客，君子寂寞原無言；但欣  
多植數百本，環結朗映香吾樽。

出其婦張瓊娘夢中蝶戀花詞，詞云：

柳絮拋完春暗去，鶯語丁甯，半是消魂句。病後韶光竟如許，落紅  
飛榜闌干聚，芳草迷烟聞杜宇。蝶亂蜂忙，偷向蒼苔覷。瓶插空枝

坐無語，連宵又下淒淒雨。

時壬子十二月一日也。明日晚，微雪，設凡。唐夢娘與白羅天女降。白羅謂玉函曰：『玉郎安否？昔在蘭陵，以瓊娘病問余，贈汝蝶戀花詞，迄今垂十年矣。』乃猶是當年舊玉郎也。』即書絕句云：

天爲花眠夜不風，白衣人在雪光中。可知一片春愁意，還有誰家姊妹同？

問天台龍女曰：『龍女無姓，百花生日生。白衣大士賜名阿音，將以明年元夜，下婚人間也。』唐夢娘題如夢令詞，首二句字草而訛，不可讀。下四句云：『雪意也多情，飛入杏紅衣領，春冷春冷，又與梅花同病。』復云：『牡丹公主至。』玉函驚喜，再拜請曰：『蕭娘盛稱公主，天香國色，冠絕天人，事柳絮郎君，備極

貞婉但恨凡生福淺，爲公主掃塵無路，懇賜仙章，自陳所以待柳絮郎君者，爲  
人間婦訓可乎？卽云：『妾本姬山怨女，娥里幽人。粉色難秋，鏡光易曉；偶嫌孤  
月，暫憶雙星。慧舌如鶯，未嘗輕語；明眸似鳳，不敢斜窺。啼時別有纏絲，愁處偏  
多窈窕。海棠糝枕，瓊腮碎印胭脂，柳絮沾琴，纖指亂揮香雪。珠簾且控，却防蝴  
蝶偷來；銀漢雖攔，又放蟾蜍逃去。慢撚離青之管，點破霞心；輕旋退綠之丸，磨  
平月角。賒取西湖作稿，潛於詩裏尋詩；借將東嶺爲屏，暗向畫中描畫。人間芳  
草，誤絆仙郎；天上靈榆，強催神女。玻璃燈盞，陪君便可忘餐；琥珀杯深，憐我不  
妨添醉。幾層金碧，卸此何香；一朶春紅，抱之偏軟。分付鴛鴦莫動，細說相思；丁  
甯鸚鵡休言，略成濃睡。沉沉百夜，冉冉千年。照秋水以含情，柔波自定；昵朝雲  
而結夢，嬌雨非淫。餽蜜峯衙，詎解三生之苦；縷絲蠶室，徒牽萬丈之愁。玉笛吹



寒唇尖氣少，雕闌靠暖，乳畔痕多。解襦空現全身，錦衾三摺；舒腕聊支半面，寶枕雙閒。繡佛龕前，願刺冰肌書目葉，美人林下，好盛清淚洗梅花。海霜凋盡扶桑，湘雪壓低斑竹。藕心有節，不嫌紫沼生泥；松性懷貞，已誓丹邱化石。問玉函曰：「歷觀仙女詩詞，豈亦有男女之欲耶？」曰：「仙子有情無欲，情是生機，欲是死機。試觀年齒方盛，便帶着艾枯冷氣象，必寡情之人，其壽每不能多年。已衰逝，而風韻不減，使人愛近者，必有情之人，而壽亦最永。可見情者：心之生機，而生氣之所運也。若夫男女之欲，流而不止，損身敗度，奚望於仙？」余曰：「善。」玉函曰：「仙女詩詞，皆善言情，其意隱顯各妙。夫寫情較寫景尤難，情語易俗，景語易雅；景中無情，不耐咀味。三百篇寫情多於寫景，其情溫厚和平，興觀羣怨，正在於此。」余曰：「善。」詩之大者，有懲有勸，關係人心風俗。若但爲烟

霞風月，山水花鳥寫生，卽爲無益於世之事。惟寫景如趙闡叔，潔靜精微，能使  
人清心寡欲，則又與觀羣怨之本也。仙女詩詞，與觀羣怨，無不具備，彼卽以此  
點化世人，非好爲情豔，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也。」玉函曰：「詩之體格，以載字  
句；詩之字句，以載性情，格調不高，不能傳世；性情不深，不能感人。徒求高於格  
調，而浮於性情，君子弗貴也。」

玉函三宿澹香堂，將別復留。夜步庭除，仰天而嘆。余笑曰：「昔在維揚，爲  
程雪門題美人圖云：『鏡寒簾靜，清豔娟然。尋之者蝴蝶，窺之者燕子。雪郎則  
不得而知也。天生是人，而情之盼之，鍾情之於意云何？天生是人，而淒之楚之  
薄命之於意云何？花枝無主，一任東風，則嫁難；眼波纔動，已被人猜，則笑難；鸚  
鵡前頭，欲言不敢，則語難；心疑虛幕，膽怯空房，則睡難；暗溼啼痕，背人偷搵，則

淚難；瘦損腰肢，因忙催起，則病難；此美人所自憐也。雪郎更別憐之，目斷行雲，曲闌凝暖，其獨倚可憐；綵絲頻結，纖指欲酸，其獨繡可憐；弱不禁風，只愛飄去，其獨步可憐；燭花影裏，斜靠屏風，其獨立可憐。吾嘗比擬之：其縹緲如天上人，其朦朧如醉中人；其恍惚如夢中人；其慘淡如病中人；其幽默如畫中人。雪郎乃空對畫中人耶？今可呼玉郎曰：『玉郎乃空思天上人耶？』玉函笑曰：『君知我固情癡也。』

百花生日，雨，卽阿音生日也。夢覘以藕絲連理，麪祝之。是夜茅山道人來。設亂仙降題詩云：

紅是相思綠是愁，春情如水向君流；含香嫩蕊供饑雀，再勸茶釀

一世修。

自稱四維女子，言碧夜仙娥，奉團圓儼，歡喜酥，爲阿音壽。阿音爲書附詩，

寄碧夜云：

杏邊紅減，柳上青添。雨繞江南，一夜落花泥徧。安得嫩日烘乾，軟風呵  
醒，倩蜂娘蝶女，招盡芳魂，使怨粉長生啼珠巧笑。普願蓬蒿懺悔，諷念彌  
陀，荆棘慈悲，皈依大士。草離顛倒，花慶團圓，方是阿音歡喜時也。洞天別  
淚，雙落人間；元夜承恩，重煩笙鶴。華燈爛熳，錦幌香存，感至悲生，醉於心  
腑。所恨青天乏土，莫種忘憂；明月無梯，難奔薄命。乃致鶴遺丹粒，饑餐螻  
蟻之糧；鳳失醴泉，渴飲蜉蝣之水。雖嬌情半是，而柔韻全非；更不須夜惜

蘭芬嫌郎木偶，一任彼曉驚梅盞，疑妾花妖者也。猶憶碧夜樓前，與夫人坐評淑女，笑取阿音，顧阿音嘆曰：「痛汝身似珊瑚，將被俗人敲碎。」阿音聞言嗚咽。暗祝東皇，冀遣情魔，希逃豔劫。不意堆花成獄，竟鎖朱蛾。編柳爲圈，遂枷黃鳥。曷維其已，何日忘之。旬月以來，心神淒隕。記三訛五握，兩尋雙；就暖非溫，嘗甘每澀。恭承嘉惠，私饋芝丸。凡夫見之，強取吞嚼，化爲堅石，毀齒穿唇。此皆癡骨無香，頑胎有穢。縱使瓊漿灌頂，瑤草薰心，終是泥中漆箸耳。烟氛滿目，費我春華；墨與愁研，箋隨恨展。意擾而詞兼，狼籍束說而書帶蟬聯，雲魂之不斷空生，月魄之重蘇未死。祇嘆迷樓十二，亂牽妄想微緣，欲界三千，苦結相思大會。新詩無次，幽緒所宣，莫訴與傷春人也。

詩云：

霽色薰梅樹欲空，雪痕香片綴蘭叢；春風領得愁先起，浪算花神

第一功。

春風無力杏花遲，細剪春旛挂好枝；阿母勸添元夜酒，半春還是

未醒時。

暖輕寒重勒花天，喜著單衫又著綿；荒草漸肥人漸瘦，一分酥雨

二分烟。

小字銀屏淡墨題，背簾重束繡裙低；踏青夢冷忘頭尾，翠閃紅扶

怕軟泥。

曉枝圓露滾花尖，舊懶新慵事事嫌；勻遍畫橋楊柳色，候他鶯語

勸人甜。

三尺元綾裏鬢雲，嫩寒衣袂戀爐熏；洞房夜鎖天香暖，暗與多情燕子聞。

海天難認路悠悠，燈暗江南細雨樓；蝴蝶身邊紅最濕，滿衣新月曬春愁。

自掃西階待落花，午陰無縫匝天涯；飄零不敢嫌風雨，願葬觀音水月家。

夢裏生前事易忘，惜春誰似阿音忙；夜深雨過郎甜睡，潛起挑燈照海棠。

香重柔梢翠玉彎，蜂喧人靜乳鶯閒；一池春水春風嫩，亂灑胭脂

滿鏡斑。

晝永庭空遠恨微，半階遲日掩雙扉；小梅生葉花成子，好趁新晴

自浣衣。

陌頭芳草細吹香，社後春濃是綠楊；飯插桃花忘帶酒，鷓鴣墳上

祭鴛鴦

夢說於西園，拾花盈斗，浴以清水，貯於筐，葬之。與綠衣女郎，積土成花塚。

焚詩以祭云：

燕子歸來不見卿，莫修紅粉誤來生；夕陽庭院春濃夜，黃透胭脂



病已成。

繞行跌坐，中夜忽興，寄霞村和焉。是日有使者返茅山，得玉函消息，夢覘寫阿音詩寄之。余以三尺紙，作分書與玉函云：

好山靈翠，苦匿春陰；砌雨闌花，冷絲斜片。夢中蝴蝶，此魂一半消也。近得阿音詩柬，夢郎珍重，抄寄玉郎。春暮東歸，笑見琅玕西院，

擲君兩袖仙香，與蕙花添韻耳。

使者至茅山，玉函先數日歸矣。

儲證園至，連牀夜話，曰：「佳人如落花，花之幸者，落蒼苔碧水，幽人席，高士琴，才子杯中。」余曰：「落杯中，俗人吐之矣。」證園拍枕曰：「吐之大幸耳！入俗人口，何異墮廁溷耶？」又太息曰：「佳人非必配村傭隸，愚盲戾很。始

爲薄命也。卽占詩評畫，掇魁綰綬，而其俗氣未除，鄙情間發，風流近優，儒雅近腐。此非佳人之鐵圍也耶？」

證園去。醫友胡達湖來。見霞村落花詩，愛之。索余寫其詩云：

痛惜嬌紅未忍攀，那堪辭我竟闌珊；風前蝶使三分倦，雨後花神

一味閒。客散籬園鶯對語，綠遮池館燕孤還；最憐明月尋人慣，猶

畫空枝護竹關。

嘆曰：少時讀書城隅，有鄰女甚麗，頗知文。許農家子，殘疾擁腫，將嫁歡笑時，卽含顰凝睇，掩抑若悲。夜忽至，揖之，進以茗。告曰：「卿德性柔靜，才貌如仙，宜得佳配。今反之，命也！」女乃以袖拭淚，淒切不勝。「雖然，卿憐我，而我遂辱卿，無益，第增悲也；且有後悔，請與卿爲兄妹。」嫁後，愛其夫，無怨言。所謂「痛

惜嬌紅未忍攀也。」

往者同於書，亡友呂習山，請仙茅山之西。碧夜仙娥降，卽題花魂如影出西樓時也。是時問華陽洞天事。仙娥曰：「茅山之下，有洞虛內觀，方一百五十里，空懸二百七十丈，歷十三里而出地上。有五門達人間，皆石級也。陰暉夜光主夜，日精伏晨之根主晝，七塗九源，東通林屋，西貫峨嵋，南接羅浮，北達岱岳。金壇百丈，膏腴之地五十八頃。天市壇當洞天之中，元窗之上也。洞天有蕭開宮，童初府，男子居之。易遷宮，含真台，女子成道者處其內。往時易遷宮，仙女八十三人，近有二百餘人，協晨夫人黃景華領之。夫人漢黃瓊女也。仙女中，如

寶瑤英，韓太華，劉春龍，李笑紫，王進賢，郭叔香，左嬪王太英，右嬪劉元微，都司學陶智安，並鬱秀清澄，才文擬勝。他如張姜子，李惠姑，施淑女，鄭天生，張微姿，傅禮和，皆妙慧元修，皎然絕世。而劉妙姬，孫寒華，阮惠香，已從易遷宮，得度方諸宮第八朱台，受玉書，爲仙妃矣。諸仙女以次而陞上清之職。惟趙素臺，在易遷宮中，不願徙，謂無復樂於此耳。數徵服，遊盼山澤，好爲白衣女子，手拈時花，倚松凭石，山中人遇之，言笑清婉。而淮陰女子李飛華，受學易遷已五百三十四年，顏似二十餘，與趙素臺時引余遊華陽食白李，聽傅禮和歌空同之曲。歌則百鳥翔集焉。又曰：「女子得仙者，非必鍊魂葆真，凝神守氣者也。易遷宮仙女，二百餘人，烈女節婦爲多，餘則幽閒貞靜，柔順好生，死後雖魂氣消微，協晨夫人浴以紫珠之腴，漱以丹蓋之漿，即可爲鬼仙。由鬼仙而神仙，由神仙而

天仙，皆自易遷宮遞陞者也。此碧夜仙娥語，書於冊。

段玉函號懷芳子，自刻小印曰「情癡」。與婦瓊娘詩詞相倡和。家甚貧，瓊娘勤女紅，夜常不眠，坐幼兒於側，親授之書。玉函游數月不返，歸而攜空囊，瓊娘笑相慰，未嘗言有無也。庭宇淺隘，避邑徙鄉。玉函出，則終日扃戶，稚子獨嬉戲庭下，拾花弄草，啼笑聲罕聞。自題其軒曰「憐影」。著憐影軒詩集，慰玉函曰：「君游，幸無念我。但見人詩詞，及自題詠者，必寫之以歸。探囊中得佳句，勝黃金也。」

玉函自橫山曠渡，過樊川，聞姑惡聲，入破菴，無僧，累甃坐佛龕前，俯首枕

雙膝聽之。天且晚，題詩竈壁而去。——姑惡者，野鳥也，色純黑，似鴉而小，長頸短尾，足高，巢水旁密篠間。三月末始鳴，鳴自呼，淒急。俗言此鳥不孝婦所化，天使之食，哀鳴見血，乃得。曲煙水蟲食之。鳴常徹夜，煙雨中聲尤慘也。詩云：

樊川塘外一溪烟，姑惡新聲最可憐；客裏任他春自去，陰晴休問落花天。

瓊娘和云：

池塘春草淡生烟，瘦影如君兩自憐；殘日半輪回望處，粉紅雲色玉藍天。

三月三十日，坐西山小院，聽山僧修佛事。清梵微微，間以笙笛，便可爲東風懺悔妒花罪過。畏見閒客，乃於屏後安小几，爲燕坐。地素暗，啓半櫺，映粉牆色，照筆硯，清壁而幽。牖上置蘭草，風至，葉婀娜向人；雖無花，有空谷意也。

四月朔，爲城隍會，邑之士女集焉。擬先期入城，晤澹園墅山巖，藉拊石，以無舟而止。午睡初足，取茶漱口，啖蜜蘇少許。俯牖玩鳳尾草，陰翠滿階，秋海棠長輒隙間，吐一二葉，野薔薇不種自生。小蟲赤羽黑鬚，緣其上。見穀樹，欲去之，念其抱生意，不材，亦無害也。乃憶十九歲時，四月八日，看城隍會於龍山。人已散，獨暮歸，背夕陽行。一少婦，斂眉怯步，與童子憩茶亭，拈白堊，書九字於板扉。云：「是天然，是偶然是惘然。」後書曉生二字。有丐嫗臥地呻吟，言終日止得一錢，少婦取十餘錢，並苧蓆與之。徐顧童子曰：「家已近，晚綠可憐，慧郎莫匆。」

匆前也。』余拾餘聖，題惜餘春一詞於九字後，少婦默誦，遲字草，指以扇告之，記而去。詞云：

采麥郊疇，標梅庭戶，暖日烘林，陰翳劃船金粉。蕩盡蘭橈，寂寞渡頭沙尾，幾處靜掩空閨。衣捲紅綃，怕催梳洗，任連天望眼，佳期難再。新歡無味，誰見愛我好天然，偶然隨步，也是惘然情意。枝扶鳥坐，葉襯蠶眠，人瘦落紅堆裏。今夜憑欄，更遲月挂西樓，暮雲如鬢；又嫩寒生袂，花外東風還起。

少婦讀人瘦句，潸然淚流，以指拭淚，指捫扉印雙迹。數月，迹猶隱然。今詞與板扉，俱無存矣。歲甲辰，請仙於蘭陵，有仙女袁曉生至。賦燭影搖紅詩四首，韻限敲梢交。或曰：曉生殆死而仙也。



夢規論曰：曉生具慧心慧眼，而好施一念，則尤慈悲智慧人也。若其書粉  
懷春，吟詞挹淚，雖不能以禮制情，殆有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嗚咽不可告人者  
歎？

家邨雨弟，讀書山中，立夏後訪之，不知其途，逢人輒問之，稍任意，旋誤他  
徑。棘花叢開，坂岸旁，如雪。採一二朶，行且嗅之，香味甘異。至小橋，山人呼之曰  
路。約過此少人，見岐路，惑焉，烏韃臥柳陰，童子倚其腹而睡，柴門在深樹間，犬  
見客甚馴，老嫗方績，余問此何里？耳聾不聞，去之。至一村，屋數椽，茅瓦相半，籬  
之角，薔薇覆地，老翁呼余坐，開已久，不禁風，風稍吹，即紛紛飛就人也。

跛者刈麥負而歸，呼其婦。婦出，姣好，徐布麥，布已，鞭其穗，纖手玉色，嬌怯可憐。見客從容，未嘗流盼。跛者脫衣坐樹下，癩疥鱗次，爬搔不已。呼婦取飲，婦唯持飲奉跛者。容色甚和，余敬嘆之。對薔薇吟霞村句云：「一枝穠豔逗新叢，昨夜深紅又淺紅，零落芳心休自怨，蕩花原是養花風。」霞村此詩，溫柔敦厚。誦之者，逐臣可不怨君，放子可不怨親，棄婦可不怨夫，信然也。

閻叔少孤，遭家難，隨某氏讀書蘭陵園。才情宕軼，同學妒之，侮其貧，遂自斂抑。敝衣垢面，博覽經史，晝夜不眠。某有侍兒安香，殊色自愛。日一至書室，浣花洗茗，富貴子爭飾衣履，擲釵珥，冀以悅安香。安香正色拒之，弗假以笑言，而

心獨知閨叔。私問閨叔安否？饑渴請前滌衣襦。每視閨叔垢敝，類庸愚，輒淚焉。然善自避嫌，未嘗爲富貴子疑也。

一日閨叔獨坐海棠下，安香奉茗來，與之言，無所應，第垂首視胸，纈以指，燃衣帶，淚懸兩腮，滴於袖，終不能吐一辭而去。去旬日，不見安香來，蓋不飲不食者三四日，臥猶未起也。閨叔爲詩云：

海棠豔冷心微熱，忍量禁吹春不洩；豈如秋草斷腸魂，欲語嬌持  
咽淚痕。柔情昨夜輕烟裏，香重羞多頭不起；銀燈微照蝶回時，只  
恐厭厭病少支。紅輕力薄難勝醉，況有幽情寄濃睡；春風那得怨

飄零，相思點點胭脂碎。

安香嘗對海棠祝曰：『寧爲才子婢，不爲俗人妻。』後富貴子買以五百

金，富貴子置妾已七人，自知惡劣，恐見憎嫌，以威脅美人。察美人色，稍不和，則鞭之。安香年三十，多病色衰，不事容飾，自繡大士，長齋稽首，懺悔業緣也。

54

弄月仙郎，意不自得，獨行山梁，採花嚼之。作蝶戀花詞云：

待得春來春又去，無處無花，無處無風雨。辛苦浣紗溪上女，路逢親迎回頭顧，一路愁春愁不住，孤負花心，滴淚求花恕。猶記深深深夜語，生生死死千千句。

童子刈芻，翕然投鎌而笑曰：「吾家薔薇開矣，盍往觀乎？」隨之，至其家，老婦方據盆浴鷄卵，嬰兒裸背，伏地觀之，庭無雜花，止薔薇一架。風吹花片墮階上，鷄雛數枚爭啄之，啾啾然。

雙卿者，縮山女子也，世農家。雙卿生有夙慧，聞書聲即喜笑。十餘歲，習女紅，異巧，其舅爲塾師，隣其室聽之，悉暗記。以女紅易詩詞，誦習之，學小楷，點畫端妍，能於一枊葉寫心經。有鄰女嫁書生者，笑其生農家，不能識書生面也。

雍正十年，雙卿年十八。山中人無有知其才者，第嘖嘖豔其容。以是秋嫁周姓農家子，其姑乳媪也。貧夢覘舍，佃其田，見田主，稱官人。其夫長雙卿十餘

此忍字作  
認字解

歲看時憲書，強記月大小字耳。

夏四月余避暑綰山耦耕堂，懷芳子段玉函至，與之望晚山。雙卿方執耒戶外，已復攜竹籃種瓜瓠於橋西岸。眉目清揚，意兼涼楚。明日得其詞，以芍藥葉粉書浣溪沙云：

暖雨無情漏幾絲，牧童斜插嫩花枝；小田新麥上場時；汲水種瓜偏怒早，忍烟炊黍又嗔遲；日長酸透軟腰肢。

又以玉簪葉粉書望江南云：

春不見，尋過野橋西。染夢淡紅欺粉蝶，鎖愁濃綠騙黃鸝，幽恨莫重提。人不見，相見是還非；拜月有香空惹袖，惜花無淚可沾衣，山遠夕陽低。

爲詞嘲懷芳子。懷芳子怒，雙卿聞之曰：「妾生長山家，自分此生無福見書生，幸於散記中識才子，每夜持香線，望空稽首，若籠鳥之企翔鳳也。於是向隅而嘆曰：田舍郎雖俗，乃能宛轉相憐，何忍厭之，此生不願識書生面矣。」乃爲濕羅衣云：

世間難吐只幽情，淚珠嚙盡還生；手撚殘花，無言倚屏。鏡裏相看，自驚瘦亭亭，春容不是，秋容不是，可是雙卿？

懷芳子悔，填詞數十首索和不答。偶見雙卿於門，容色慘離，殊異疇昔。懷芳子望空遙拜，別時拜夢覘，爲倩工畫者寫其容，爲留別詞，苦索其和，乃以小絨圓裏題封甚密，屬懷芳子於路無人處拆視之。欣然袖之而去。余與夢覘不知也。明日使婢問之，雙卿微笑吟白羅詩曰：「多情竟有癡仙子，又累書生半

胸猜。

綃山老人告余曰：雙卿性瀟灑，而意溫密，飄飄有凌雲氣，無女郎瑣窄纖昵態。以才情自晦，往來雙卿家者，不見其筆墨痕也。嫁村夫，貧陋頗極，舅姑又勞苦之，不相恤。雙卿事之善，意雖弗歡，見夫未嘗無愉色。饑倦憂瘁，言笑猶晏晏也。綃山小院，在四屏山之下，竹樹幽深，疎花互發，有異鳥，羽彩璀璨，音勝黃鸝，山中人不識也。小院左右，築草房以賃農者。雙卿居小院西，門對古澗，垂柳罩其簷，浣衣汲水，娟然坐石，見之者驚爲神女。懷芳子來，每來玩月古澗旁，坐雙卿浣衣石。夢覘山田刈麥歸，賦絕句云：

山蜂隨處繞空枝，麥捲黃雲日更遲，隔水一鶯啼宛轉，午窗茶沸

夢回時。



詞云：

日已夕，出小院，望西山雨，有破舟橫於澗，雙卿曾坐浣衣也。夢覘登之賦。

一星螢火渡溪烟，幾尺雲開漏碧天；今夜月殘猶拜否，向花斜坐  
背花眠。

石鄰張輔蒼，至緙山，繪雙卿種瓜圖爲二卷，乞雙卿自題。一寄懷芳子，一  
自藏焉。前懷芳子去時，雙卿與之圖絨如指，令中途開視。懷芳子入野祠，洗手  
於溪，以唾潤封處，徐徐拆之，不忍少損。讀之大愠，旣而笑。蓋雙卿剪葉爲蝶，兩  
翅間書浣溪沙二首，嘲懷芳子。懷芳子乃造澹園，託王月虬倩石隣來圖其像。

六月朔石隣辭澹園。方曉，月虬著高屐，候籬門。石隣曰：久晴，何屐也？笑曰：偶然耳。摘李食之。至緡山，欲見雙卿，不可得。將晚，雙卿浣柳下，側窺之，過其前，平視之。雙卿避石隣曰：得之矣。雖然，風致淡冶可描也，淒隱之意，在有無中，特難耳。圖成示雙卿，雙卿題玉京秋一詞於上，既而悔之，不肯還。曰：此乃戲雙卿耳。

夢覘爲書與之曰：

頃者，繪卿清影而乞卿自題，非敢戲也。將裝以文玉，飾以古錦，襲以異香，纏以綵紉，韜以繡囊，不敢令俗人目光一射，犯卿幽輝；口氣一噓，溷卿芳澤也。將求才子佳人，拜之哭之，使人間知有雙卿，請白羅碧夜諸仙女，咏之贊之，使天上知有雙卿，與造化小兒，爭顛倒不順之柄。揚冷豔與久沉，騰寒薰於既燼，爲天地惜，可惜，憐，可憐也。卿具可憐，可惜，絕世獨立之

姿，而生於窮山荒陋，無入之地，不幸配一微文薄藝，自謂痛憐深惜，無負  
雙卿者，卿必將自喜過望，幸配書生，則其可憐可惜者，反掩於醜醜，過於  
腐臭，如日之食，如月之晦，低首下心，亂頭蠹服，甘爲俗士之婦。已矣，天使  
卿爲農家婦，不使人妄憐妄惜，鬱其可憐可惜之氣，而悶然弗達，達則上  
徹天，下徹泉，天固知憐卿惜卿者，特有一沐日浴月之人在焉，以爲茫茫  
大塊爭憐交惜者倡也。夫以雙卿之無雙，丹青繪，不若文章繪，文章繪其  
神，丹青繪其貌，然以丹青傳神，神不現，以文章寫貌，貌不真也。世之圖洛  
神嫦娥者，非真見其容，而摹之於虛無誕幻之中，於筮於屏，近戲而神不  
怒，猶鳳皇芝草，圖之以爲祥，懸之以爲瑞，靈秀之所鍾，天地未嘗與人狎，  
終亦未嘗禁人目貪而口侈，心追而腕竊也。繪卿清影者，爲天地惜可惜，

憐可憐，使人間天上，無雅無俗，是仙是凡，皆知有雙腳而拜之，哭之，味之，贊之，未必非生腳者之意，繪腳者之功也。

雙腳悅，乃還。

玉京秋詞云：

眉半斂，春紅已全褪，舊愁還欠，晝中瘦影，羞人難閃，新病三分未醒。淡胭脂，空費輕染，涼生夜月華如洗，素娥無玷，翠袖啼痕堪驗。海棠邊，曾沾萬點。怪近來，尋常梳裹，酸鹹都厭。粉汗凝香，蘸碧水，羅帕時拭冰簟。有誰念，原是花神暫貶？

石麟噴然曰：酷暑相蒸，心眼俱眩。俟金粟中，重爲寫秋容耳。遂辭去。夢覘爲詩送之曰：

海棠含暑抹新紅，人去繪山小院東；幽夜夢驚花未睡，畫中羅袂

起秋風。

一幅春愁縹紗情，粉香紅淡墨香輕；夜深誰勸幽花睡，涼滿西樓

月漸生。

繪山小院，其西有曲室，曰古電山房。聯用趙闍叔句曰：「心似醒初解，情如夢未回。」竹牀一，大小石几二，石爐石盆一。盆養碧藻青萍，游以小鱗。山人獻古柏根，可坐而臥。牆之隅有大樹，生異蟬如雀，聲清越而長。夏日卓午，樹影覆庭牖，微風遠生，偃竹牀，隱石几，農歌數聲，起自山足烟霞中，動人稼穡艱難意也。石間長叢草，土燥益蕃，山童覓螳螂放其上，側首怒臂，反腹翹足，弱腕強

搏，用生色寫之，時得真趣。山童取促織潛置床頭，忽夜發聲，歷歷不已，寒帷殘  
月半壁，而秋氣入簷牙矣。一日坐枯柏根，與童子齡語十洲三島事。仁趾燃松  
枝，於石爐煮茗。夢覘曰：崑崙之頂，有銅柱周三千里，規圓如削，其高入天，鑿而  
級之，可爲上天梯。仁趾曰：『崑崙西北，有須彌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有九層，  
層皆有級。阿兄欲登天，不可借梯須彌耶？』談笑間，雙卿托婢索種瓜圖已，乃  
剗其所題詞以還。夢覘方以蕉扇棲螳螂，倚石儿玩之，擲螳螂，恨曰：『此何異  
天傾西北，更須命雙卿煉五色石補之耳。』

八月初五夜，夢覘設品，仙卽至，題詞云：

身如弱水，壓花陰。嫌重。慢掃盡春愁。牡丹外，秋風吹送。解開香鬢，  
纖手自輕梳。防一點舊紅塵。污軟金雙鳳。瑤琴淚滿。和冰絃俱凍。  
笑夢裏徘徊。夢醒後，殘霞不動。曲終人遠，江上數峯青。天未老，月

重圓，勸子規休痛。

蓋娟娟仙子唐夢娘也，自言花稅已清，灑掃之厄亦滿。王母以梅花三百  
樹賜余，不復徵稅。

問仙子前身之事，可得聞乎？曰：「余宋人也。高宗南渡，兵旱相仍，人民流  
散。家本官裔，父母無食，鬻身於商人劉爲妾，正室胥氏，妬悍，鎖余冷室，詬辱凌  
窘。劉年六十有五，胥纔四十，性毒多力，余居冷室，西家女蟾娘來慰，私贈飲食，  
余爲詞三百首，名懺紅詞。蟾娘和者八十首。劉死，不食亡，年二十五。嫁五年，與

劉會未足十日也。歛時，蟾娘以懺紅詞並素琴，殉於棺。蟾娘亦得病死，未嫁也。生時戒殺，死後歸月宮爲侍史。余三世爲薄命佳人，皆貞潔好生，上帝憐之，遂列仙籍，而胥氏以淫殺，墮地獄爲餓鬼，食沸果，余遺之飲食，以法禁蜈蚣，胥氏悔泣叩首，然業報不遽免也。」

夢覘曰：「仙子懺紅詞，願聞一二。」乃書春夏秋冬四詞。春詞云：

青青染就垂楊線，東皇漸回飄輦，綠意嫌乾，紅情怨濕，誰與陰晴  
雙便？開時怕剪，費忙裏工夫，繞花千遍；蝶粉羞沾，軟遮輕護，夜深  
淺。春前春後暗數，幾時曾爲我，雨風慈善？小睡和衣，微餐咽淚，靜  
鎖秋千庭院。殘紅自撚，問枝上芳魂，可能重現？花債三千，恐來生

未免



夢覘曰：「末句殆詞讖乎？」夏詞云：

萱解忘憂，榴思孕子，正是單衫天氣。慳慳送春歸未遠，已嘗透南薰滋味。小闌干，綠影低垂，有幾件，花事關心還記。縱雲鬢生香，冰肌無汗，早晚蘭湯梳洗。欲寫新愁，嫌素紙，好題在荷花，楷書清細。江妃恨，鴛鴦知道；嫦娥恨，蟾蜍徧未。但多情一點流螢，悄飛上裙紗，扇兒驚起，便茉莉裝釵，琅玕製簪，也只黃金虛費。

秋詞云：

蓮衣褪秋水，猶泛餘香。留不住，燕辭梁，萋萋芳草碧雲暮。小樓紅退殘陽，西風愛吹瘦影，賴梧桐當却，苦爲蕭娘。紗衾自裹，夜涼多，添覆羅裳。還是桂花珍重，合蕊待仙郎。暗費商量，腸斷海棠開早，

嬌紅帶雨，低傍銀牆。無言有淚，恁蛛絲鎖盡淒涼，向疎蟲聲裏，  
將舊夢，細細重詳。

冬詞云：

雪意殷勤，又漸近梅花。要費傷春，繡幃香暖，時換殘薰。侍兒更勸  
金樽。正夜長無夢，也知我生怕黃昏。掩重門，任同雲漠漠，飛絮紛  
紛。誰禁這番淒楚。想付與紅顏，便算天恩。忍病羞言，逢歡強笑，翠  
蛾未敢輕鬢。待南枝開後，將心事暗訴花神，定消魂。是多愁多恨，

原在佳人。

將去，復曰：「君爲散記，勿私爲褒貶，不可濫收凡俗，以徇交游。」問散記  
成以何日，有相賞者乎？曰：「此書始於夢郎，終於醉農，評之者醒花道人，刻之

著秋田花史。君勿憂落魄，遇秋田花史，便爲君得意時。夢覘曰：「願贈余詞。」  
曰：「白羅清華以綺語誦扶桑之下，養紅蠶煩苦。蠶長尺，一年三絲，供蠶持天  
仙女衣服。卽四銖五銖衣也。受大士戒，敢再犯乎？」夢覘曰：「幸贈數語，毋用  
綺爲。」乃題詞曰：

怨粉闌珊，芳心未冷，相逢偶然成戲。雨餘天滴翠，罩滄海，琉璃初  
洗。春歸容易，嘆燕子衣單，秋風先起。爐香膩，半簷新月，碧玲聲細。

余曰：碧玲何幸入仙詞也？曰：「仙家以水玉片爲之，在簷者名簷珮，在花  
者名花珮，在竹者名筠珮，清靈之韻似此。」續次調云：

正喜白蠶滋紅，動幾枝花影。夜涼如水，夢娘原是夢，更添得迷離  
情意，仙郎知未？總碎恨琴愁，星星長記。庭空閉，巧雲一朵，美人千

里。

癸丑八月，趙閣叔段玉函，訪修園先生於綉山。留六日，乃還。中秋夜，夢玉函坐澹香堂。閣叔後至，誦牡丹詩。夢覘曾請訪閣叔，泛秋水於東湖，頗憚其遠。聞余夢曰：棲鶯先生安得來？彼多病，陸行苦輿，水行苦舟，且無可登致之，安得來？十六夜，忽玉函叩門，云閣叔在舟中，呼夢覘。夢覘下牀失履，閣叔已入。琅玕西院不及燭，拜於月下。閣叔拱手曰：今者爲夢郎來，舟一日行二百里，叩舷歌雙卿詞，忽天風送布帆，如駛。余問棲梧子何爲？曰：『有其書在。』書曰：

綿綿厥別，載及秋中，歲有良辰，不能偕樂。比來心體舒乎？家室甯乎？師生樂乎？鄙人僕無休息，芸棉削草，修其旱稻，時復憂心，揮鋤永嘆。七月之交，苦病虞寒，緼袍在質，茲正往年丁未來五葉月日也。人之云亡，茅村宗

魯不亦傷乎？開叔玉函之來，亦神魂與俱，會時之樂，庶有贈言，薄慰我心。懷之好音，日月其暮。嗟肯適我，企予望之。必子之來之。

附四言五章，古鬱盤紆，猝難句讀，末二章曰：

敬之敬之，其懼爾止。明有肅心，兆維於此。是以爾予，而用憂。貧憂病憂，餅之馨憂，疾之痢憂。時之旱憂，嘻嗟乎，予視天下，微我有憂。厥土維田三畝，亟其耒耜，播之以棉於豆。瓜瓠苴芋，亦具爾有，自我農夫，日往於鋤。厥章維燕，是僕是痛，閱予室瘠，奚謀於徂。告之皇土，茲予其乃疚乃苦。

時夜已半，反宿舟中，月明露重。開叔步堤上，踟躇往來。問雙卿家安在，明

且入耦耕書院，周視山水，登高踞石。西玩句曲方臺，髻山東指洮湖大渚，南望銅宮琅玕仙人巧石諸峯，北間橫山鶴渚思湖。撫膺而嘆，握夢覘手，言曰：錦崖繡浪，靈草慧禽，青幽碧秀，繚繞無際，固應特產佳人，絕世而獨立也。當是時，雙卿病新起，井臼炊蒸，兼事僮餉。病後早勞，復得瘡疾，惟日飲米汁數盃。姑與夫話，醉交至，強起執爨，坐竈間，不能踰闕。聞叔往來戶外，朗吟雙卿詞，有臥柳坐其上，著白絹衫，執羽扇，高歌長嘯，激楚流連，而雙卿終不可識，乃爲詩曰：

自憐新瘦怯輕羅，燈影希微病與和；  
睡去可知還是別，夢寒秋雨耐聲多。

玉函填燭影搖紅詞云：

柳色陰濃，伊人遙在春烟裏。天涯別後，雁魚修，回首魂消矣。密檢

新詞舊葉，怕吹散粉香花氣。蠅頭細楷，似暗如明，亂愁提起。一夢無邊，淚痕深漲門前水。青山相對夕陽低，照影臨流睇。獨我中心眼底，逼猜你近來如何，憐才誰是萬詠佳詞，他生還記。

雙卿捲其詩詞於袖，俱無所言。將暮，雙卿出浣。元綾裹髮，弱不勝衣。聞叔攀柳朗吟其詩，洗墨俯首安行，闔扉而入，未嘗一迴眸也。夢覘婢以金花鳳一朶至，花上粉字，細不可見。有絕句云：

淡寫涼紅印玉皇，碧雲吹下斷腸霜；嫩愁細印黃金粟，一夜花神又費忙。

復得七言律詩於秋海棠葉上云：

更曬秋衣就晚晴，好山能照病容清；離魂附草爲螢火，幽恨如冰

化水晶；燕後新鴻連腹斷，雨邊殘葉死還生，小窗夜色從來淡，便  
爲燈花坐到明。

時八月二十日也。

閻叔十六日來綰山，凡遇雙卿三側見二，正見一。計門前往來步，萬餘口  
吟雙卿詞，千遍。雙卿聞之曰：古之傷心人也。閻叔乃班草，坐柳下，吟其詩。雙卿  
采棉歸，其姑適鎖扉而出，因倚立背門聽之。遙見柳林中，時時舉袖，如拭淚狀。  
閻叔歸，覆被蒙首而臥，舊有心痛疾，至是復作。嚼黃連生地黃，稍稍止。廿二日，  
買舟而東，雙卿以絕句譏閻叔。有「狂風八月舞楊花」之句。余曰：「雙卿稟



華容具慧才，曲盡婦道，不忍薄其夫。有笑其夫不識字者，含怒曰：「識字人但可守齋，管村童耳。」闇叔吁然曰：「雙卿固遊仙也。徐步登舟，雙卿適浣衣，蔽林杪不相見。余同舟訪澹園，明日于野山來，訪石鄰於東郭，闇叔託其圖雙卿像，不遇而行。至五里亭，丁寧曰：「煩婉辭慰雙卿，勿以薄命故，過自悲。小春時，折芙蓉，供雙卿像。禮如來，懺紅顏罪。寫雙卿照三千卷，贈有心人也。」

闇叔於八月廿三日，出五里亭，步行歸東湖，余及玉函宿南禪。墅山燈下，問雙卿事，作詩三首欲寄之。澹園先生，獨南向坐禪榻，仰面侃侃，陳道學說禮法，意以貶雙卿。玉函厭其迂，不聽而臥。余曰：「雙卿得澹園詩集，盥手捧之，漱

口誦之，誓欲刻栴檀爲先生像，早晚禮之，乃不意敗之爾爾。」澹園則起立，軒眉舉手，而問曰：「果爾耶？」余曰：「然，不妄也。」於是謝口過，言吾詩鬚眉人茫不能解，乃知吾在粉黛中耶？恨吾老三十年，羞見之，遂不敢爲道學態，議雙卿。玉函大快之。

二十六日，余返瓜渚，越二日，訪馮繹陽馮養泉。養泉讀散記，論白羅清華詩固軫虛二星所爲也。問其故，不答。序之曰：「極穠冶之色，婀娜之態，嫵媚之音，而清光正氣，溢行於紙，將以脫弄月仙郎之胎，沐浴肌膚，鍼炙臟腑，剔摩情志矣。非忽霍不靈，非海蜃不變，非嬌豔不化，非靡麗不泐，非闕落不舒，非徵應

不暢，非淺易不狃，非含貞不束，非鬱采不招，非幻杳不達，非互換不鮮，非繇邈不入，非抽條不和。至哉天教，幽而元，廣而敞，正而莊，治而醇，情而親，弄月仙郎習之，逆之，合之，否之，搯掌之，驚惶之，豁露之，折服之，惻惻於心田，淵淵於肺孔，於是乎胎盡脫，而骨理俱仙也。得一境，樂一刻，此刻飛翔焉，而靈機動，復然復然，動無休，而靈無遏，樂乃靈，樂極乃大靈，是乃天之所以立教之奇之旨也。其序數千言，洗滌恣肆，多不可解。錄其可解者，馮茅村之弟薇城喜畫，工詩餘，情最深篤。外若疎冷，而中有熱腸，惻隱纏綿，孤懷如結。引之愈長，割之難絕者也。曾見雙卿詞，悵恍變色。氣息俱沉，捧而玩之，不言者終日。送玉函，折道旁花，嘆曰：從今又添一段新愁矣，乃贈玉函花而別。

九月初，雙卿瘡未已。時乃穫稻，復強自登場，濕秉僵穗，落之揚之，載烜載積，力疲目眩，則藉草而坐，方定旋起。鄰婦勸止之，泣曰：「吾夫腰鎌早出，跣足履霜，裂趾破踵，以勞於田。忍安坐視之？姑老矣，尚親澆場事，况薄命人，敢效富貴女，畏風日，避塵沙耶？」鄰人婦皆爲之悲哀。雙卿著故青衣，捲素袖，鮮淨如雪。掃場時袖開，遺紙於地，童子齡拾取，則燈影希微病與和之句也。意慊慊無聊，每出，則俯首垂眸不復他視。偶挑菜橋西，置筐柳下，結雙枝成結，笑曰：此慈悲樹也。

九月九日，石鄰來。石鄰家貧事丹青，性好詩，吟道上不輟。爲五言古云：

昔人賦悲秋，悲哉曷其極？嚴霜剝稻梁，驚颺撼松柏。雖云物老成，徒滋氣蕭瑟。蟬病嘶短聲，疎林暮逾寂。淡淡月無情，楓孤落紅魄。征鴻屢飄泊，安居羨蟋蟀。叢菊味時宜，苦秀籬邊色。采香者誰子？

獨立荒山白。

將入綰山，爲五言律云：

秋山行薄暮，落照凝餘霞。烟樹微微沒，風帆去去斜。人歸黃葉坂，雁簇白蘋沙。前岸藤橋處，牆東柳半遮。

寫雙卿照三卷：一玩月圖，二餉黍圖，三浣衣圖。圖既成，夢覘乃以黃銀辟  
夢釵一枝，月藍香縷溫涼布二端，贈雙卿，乞其自題。雙卿以秋成事，方勞苦，織

手生胝，指拆隱隱，時見血痕。舒腕，示夢覘婢曰：『此尙能握斑管，寫簪花帖耶？』余同石鄰探野菊，繞南圃而東。雙卿著白單衫，身倚稻床，手拚稗穗，稻芒攢刺鬢上，狼籍兩肩。廿四日，石鄰去，送之上大堤。夢覘誦閻叔詩曰：

望君行漸遠，人影夕陽坡；霞亂千村樹，風乾萬頃禾；淒其余獨立，寒意晚烟多。

也。望其去，不見而還。雙卿著棉衣數襲，曬穀於牆西，天甚暖，有寒色，知爲瘡也。

九月末，天晴甚和。農者刈稻方急，圍塍積圃，種稌如堵，婦女空室登場，昏且操作。雙卿瘡益苦，寒熱沉眩，面殺然而黃。其姑愈益督勸，應稍遲，輒太詬。午後，寒甚而顛，忍之強起，雙重緝手持禾秉，莖穗皆顛。熱至，著單襦，面赤大喘，渴，

無所得沸水，則下場掬河水飲之。其姑側目，冷言相詆。雙卿含笑，不敢有言。唯諾敏給，爭先任勞苦，不敢以諉其姑。與姑落禾穗於場，姑數十乘，雙卿已數百乘，俯仰疾徐，皆有風韻。纖眉若畫，耳鑲的皜，映日如星，反襟拭汗，顏愈韶麗。其姑猜甚，不許男子近與言。雙卿素自慎重，與言不應也。九月初，閩叔曾寄書曰：

日者拜仙容，誦清詠，人間天上，絕世無雙，所以欣喜過望。疎狂之態，有不可自思者矣。楊花之諷，敢不謹歟？鄙人素有憐才之癖，訪之累年，終無可意。後遇弄月仙郎，自謂意滿，不敢復有他望。蓋深知滿意者之難也。豈知忽復遇卿哉？鄙人之遇卿，幸中之幸也。卿之遇弄月仙郎，不幸中之幸也。後之可傳，名之不泯，所無慮矣。但名之所在，即謗之所由，不可自輕筆墨，往來妄想者之耳目也。

雙卿夜浴場事，姑與夫沐浴，月黑風起，犬聲寥寥，獨坐地束草束已積之。童子齡潛行伏其後，驟呼，雙卿驚，瘡乃益篤。初閤叔疑其妖，賦魑魅詩，戲爲符鎮之。雙卿見童子齡笑曰：「畫符郎，可仍來否？」性愛菊，植野菊於破盃。春蠶皆對之。爲菊花詞，調寄二郎神，詞曰：

絲絲脆柳，鼻破淡烟依舊，向落日秋山影裏，還喜花枝未瘦；若雨

重陽挨過了，虧耐到小春時候。知今夜，蘸微霜，蝶去自垂首，生受

新寒浸骨，病來還又。可是我雙卿薄倖，撇你黃昏靜後？月冷蘭干

人不寐，鎮幾夜，未鬆金扣。枉孤却，開向貧家，愁處欲澆無酒。

一日餉黍遲，夫怒，揮鉏擬之。雙卿歸，爲詞一首，調寄孤鸞，詞曰：

午寒偏準，早瘡意初來，碧衫添襯，宿髻慵梳，亂裹帕羅齊鬢。忙中



素裙未洗，摺痕邊，斷絲雙損，玉腕近看如繭。可香腮還嫩？算一生  
淒楚也拚忍。便化粉成灰，嫁時先付，錦思花情，敢被爨烟薰盡？東  
窗却嫌緩，餉冷潮回，熱潮誰問？歸去將棉曬取，又晚炊相近。

暮時，左攜帚，右挾畚，自場見歸。孤雁哀鳴，投圩中宿焉，乃西向佇立而望。  
其姑自後叱之，墮畚於地。雙卿膽素小，易驚。久疾，益虛損，聞暗響卽怔忡不寧。  
姑以此特苦之，乃以孤雁詞調寄惜黃花慢，詞曰：

碧盡遙天，但暮霞散綺，碎剪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情遠，孤鴻個，一  
去向誰素？邊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鷗鷺相憐，暗自眠。鳳皇縱好，  
寧是姻緣？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稻梁初盡，網羅  
正苦，夢魂易驚，幾處寒烟。斷腸可似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

未聞，倦飛誤宿平田。

有陳希古者，年少美丰姿，負才傲睨。遠歸自浙，自言與雙卿爲中表兄妹。擬四言五言古詩數十首，結澀樸闇，故爲險拙，贈雙卿巾帕釵環及綾緞之屬。雙卿夫僕行饋食於前，踞不爲禮，且嘻笑之。雙卿泣，却其物不受。題其詩後云：「此棲梧子刮舌篋，澹園先生剔牙杖耳。而乃以詫雙卿，布帛菽粟，視之無奇，五尺童子，皆知其美。窮山之民，必儲其物，不猶愈於燧人燒火棒，神農碾藥槽耶？秦碑漢碣，仙冊神經，世雖或傳，誦之者幾？當歌代泣，非此之能，奈何鼻吸三斗醋，舌舐萬里天耶？」陳大慚恨，造余而愬之，罵曰：「薄命兒，懊惱煞人。」夢

視慰之而去。

秋夜誦陳散樗詩，讀其贅筆一卷。夢覘曰：「史遷有言，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散樗生而富貴，其個儻乃如此。夫席父兄之蔭者，志溢神肆，足高氣揚，談論皆簪纓譜，吟詠皆酒肉簿，古今之幽感不生，天地之清氣不聚，其仕宦經濟，尤無足言。是人已兩廢，徒陷於富貴之阱也。散樗可謂中通外直，嶒然不滓者哉。」是夜夢涉江，遇散樗於天水間，告余曰：「悲秋行，近復改矣。」吟曰：

江干沙白秋風高，井梧萬葉隨荒濤，江干鶻突秋煙起，包雲冒霧

來湘水。澗川不息逝茫茫。兼葭有露將爲霜。我正登樓苦無月。雷  
火裂雲出復沒。秋聲瑟瑟雲向東。人間滿地聞秋蛩。樓頭新雁從  
北來。三三兩兩鳴何哀。秋兮秋兮何厲哉。芳草遲暮興黃埃。使人  
視之增徘徊。古今成敗紛難數。獨聽空天響砧杵。君不見荷花已  
死。菊花生。有情人恨天無情。魚龍夜黑秋江明。逢君且誦悲秋行。

回顧指少年人曰：『弟祁田也。』落日平原牛馬散。墓門長夜對青楓。』  
弟之句也。藉君記之。』既寐而言所夢。夢覘曰：『散樽有攜詩訪闍叔之約。殆  
將至乎？』因錄其贅瑣五條如左：

湘陰蔣氏，其佃有三子，皆娶。姑甚悍，稍不稱意，卽詬詈箠楚。次媳巧詐，而  
季媳周氏拙訥，事姑甚謹，次媳憾焉。以他事譖於姑，姑惑之。一日命媳三人同

入山采茶，將暮，次媳設餅，拮其所取，先歸獻於姑。譜曰：「某於山中哭罵汝，無暇采茶也，將空手歸。」及歸如其言，則撻之。次日專命季媳拾柴山中，負痛挾柴而哭，有長髯老人至，曰：「何悲也？」以故告，曰：「勿傷，吾有藥，吞之，成男子矣。」乃吞之，暮歸，取柴付姑。姑怒曰：「爾復哭罵我矣。」復撻之。明日視私處，則峻然一男子也。言於姑，姑大駭，白其父母，而迎歸焉。歸而拜於堂下，又見長髯者，爲之擊磬，他人但聞磬聲，其形弗能見也。姊丈趙笛樓爲予言。笛樓，蔣之姻婭也。

朱亭何氏者，甲族也，生女，許字淦田，曾生女美，善女紅，通文字，曾死，未知也。暮時坐於帷，有撫其背者，誦詩云：「百年容易過，莫作負心人。」女驚欲出，以告其母，而曾之凶問至矣。女仆地，良久甦，而哭。父母議訂佳子弟富貴者以

慰之。女誓曰：『人之死忠死孝者，恐負此心耳。吾可爲章臺柳乎？』遂衰絰成服。父母知其不可奪，乃弗復言。

善化有劉恆者，田家子也，貧困不能自給。妻某氏，賢而有才，拔釵股，使之易米。劉失去，跳躍幾死。氏慰之，使同至外家省母，冀解其憂也。氏先行，劉後往，路見布囊蹶之而墜，啓視乃白金也，約三十金。劉卽持歸，買魚肉沽酒啖之。氏怪其久不至，疑懼遽歸，見杯盤羅列，讓之曰：『窮子害饑癯，乃妄言失釵，何也？』劉側首盛唇，而夸以金。氏驚曰：『失一釵，且尋死不已，况失金者耶？宜急置原處，候還之。』劉如言，遣金人踉蹌而至，與之。劉乞分數金以濟窘，遺金者便言詭五十金，何不滿三十也。途人皆怒，執之，鳴於長沙令戚公，得其詐，悉斷其金以與劉。踰年，氏夢人投三李於懷，曰：『汝子也。』一乳三子，形貌相肖，有

異人處。

閩中木生者，年十八，客汴梁，宿旅館後樓，夜半有女子啓扉而入，明豔若神。生拒之，曰：『男女有別，毋相狎也。』女曰：『妾汪氏，廣陵人，爲茲邑李某側室，妻妬悍，李遊嶺南，鳩我，埋樓側紅梅之下，移居城東，此妾之故樓也。冤廿年矣。』袖中出一紙，書其冤，乞木生雪之，曰：『幽明路隔，字迹不通，君錄之則可。』於是隨錄隨滅，女叩首去。生將寢，女忽又返，曰：『妾之沉冤，仰在此舉，恐達士善忘，故丁寧耳。』明日生訪於隣人，得其備細，白於令，鞠訊不誣。啓瘞驗之，正其罪。是時浙人有孫姓者，世爲貿易，生一女不能言，年二十，姿容甚麗，父母議婚，女忽言曰：『勿議，吾夫乃閩人木生，今且至矣。』自言前因。木生偶至浙，假寓孫氏。孫曰：『君非雪汪氏冤者耶？』曰：『然。』遂以女妻之。其貌與昔

年樓中所見者無異。木生乃世居浙焉。

山東某生者，放軼嗜酒，有鄰女，美而能文。生作詩於月夜，朗吟挑之，女感其意，乃取毛詩，將仲子兮三章，作三制藝，投垣答之。蓋懼家法之嚴也。女因是成疾，月餘而死，厝於郭外。生乘夜伐樵負屍，置野外林中，人所絕跡之處，臥以裊褥，而屍亦溫軟，面色如生。日攜酒餽哭奠之，祝其復生。夜則共寢。每飲，必先飲屍一杯。月餘，屍亦不腐。家人怪其舉止，潛伺之，大駭。屍家欲白於官，里人息之，此生遂狂，不知所終。

弄月仙郎，褐衣芒屨，與樵者出入亂山中。荆棘所牽，沙石所靡，褐敝芒毀，



肘見躡決，衣冠之士，見之而嘻。弄月仙郎亦相顧而嘻。或請以衣履易，不答。癸丑十月朔，將訪惲寧溪，巢訥齋鄭癡菴於孟河。夢覘進衣，衣之；仁趾進冠，冠之；童子齡進履，履之。長揖辭菊花，命舟，與澹園先生俱。攜西青散記、雙卿浣衣圖以行。越二旬乃還。夜叩澹香堂，問菊花安否，頗憔悴，猶楚楚也。夢覘問癡菴若何？讀散記，見浣衣圖，其感慨若何也？曰：「癡菴狀英偉，喜善言。庭宇幽敞，植書帶草。懸古琴二，素簫三，鼓一。琴自彈，簫爲惲寧溪設。屏列菊十五種，乃於花上懸浣衣圖，出古鼎焚香，坐其旁。鼓淒涼操，欲以孤雁詞譜琴。曰：「天下有心人，不能歌雙卿詞，鼓雙卿操者，鄭癡菴化爲月，不願照之，化爲風，不願吹之也。」

造癡菴之明日，訥齋至，又明日，寧溪至。讀雙卿詞，夜過半，持檠揭余帳，大呼曰：「世有此女郎耶？則天地化身耳。才與貌至雙卿而絕，貧與病至雙卿而

絕，加以惡劣之夫，悍戾之姑，終日犂吼而逼勒之，則雙卿宜死而慙然不死；雙卿宜怨而怡然不怨，力疾作勞，孝敬彌摯，則天地間薄命佳人爲才爲貌爲貧爲病，不如雙卿爲夫婿，爲姑嫜之賢於雙卿者，皆當仰謝天恩，破涕爲笑，自願長生者也。」乃供雙卿以菊花，取簫向而吹之。輟簫痛哭，涕淚如雨，以菊花拭淚，笑曰：「世間物無可受吾淚者。」寧溪面方廣，鬣髮有鬚，著半臂，燈下狂舞大噉，時時揭余帳，交手蹲踞前，目如曙星，語滾滾不已。丹陽荆振翔抄雙卿詞，竟夜乃畢。」

夢覘起曰：「敢問復有遇乎？」曰：「同澹園而北也。遂抵金牛鎮，宿三里菴者，爲蒼乘上人。舟中對雙卿圖，合掌念彌陀，有邀舟請附者，則蔣墅賀定敷也。讀雙卿詞，頓足於舟，舟人大怖，欲一訪雙卿，苦爲村塾所掣肘，歎之忽頓。」

足曰：「咄！見雙卿無悔也。」是夜宿三里菴。未曉定敷至，汗面擲冠，索僧筆，抄雙卿詞。言夜不寐，聞雨聲，頓足於牀。呂城張萊娛者，壬子孝廉張星澗弟也。精風鑿善歌，初九日造寧溪，明日萊娛至，呼寧溪吹簫和其歌。相雙卿像曰：「面如月，影微缺，顏如雪，色微鬱，梅花神兮蓮花骨，錦繡爲才玉爲德。此謫降仙人也。」寧溪有叔曰度菴，病十年不能起，帳中畫山水，屬詩人題焉。見雙卿像，戒寧溪曰：「此天人也，勿褻，宜焚香禮之。」

癸丑十月二十日，自孟河回。雙卿瘡如故。醫者曰：「瘡有八，是惟食與暑，方暑，逼爨火，汗大出，燠之止。其患甚受風，或怒食，鬱不解，更強食，夙有瘡母，痰

滯腕，今乃大滋。欲速已，法宜舒其鬱，安之，勿使憂也。」雙卿體弱性柔，能忍事，即甚悶，色常怡然。見鄰婦之詬於室者，勸之。鄰婦詬曰：「爾乃死蝦蟆耶？何無氣若是？」一日，雙卿春穀，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白旁。杵壓於腰，有聲，忍痛起，復春。夫瞋目視之，笑謝曰：「穀可杼矣。」炊粥半，而瘡作，少烈粥溢。雙卿急，沃之以水。姑大詬，掣其耳環曰：「出！」耳裂環脫，血流及肩，掩之而泣。姑舉杓擬之曰：「哭！」乃拭血畢，炊。夫以其溢也，禁不與午餐。雙卿乃含笑，春穀於旁。鄰婦問之曰：「饑乎？」應曰：「否。」鄰婦揶揄曰：「蝦蟆有氣耶？奚其飽？」雙卿於時杼曰，俯地而歎曰：「天乎！願雙卿一身代天下絕世佳人，受無量苦，千秋萬世後，爲佳人者，無如我雙卿也。」乃託童子齡，抄散記，死之日，願以爲殉。和白羅詩九首，以胭脂寫於帕上，夢覘欲觀之，不可。誓曰：「所不還爾帕者，

來世爲薄命佳人，與雙卿等。」因得詩錄之，遞還其帕，帕有斑，疑淚痕也。詩曰：

未許焚修閉小菴，冰心無皺似澄潭；泥遲枉怪饑時燕，繭薄誰憐

病後蠶。

今年膏雨斷秋雲，爲補新租又典裙；留得護郎輕絮煖，妾心如蜜

敢嫌君？

細紉麻鞋線幾重，采樵明日上西峯；乍寒一夜風偏急，莫向郎吹

盡向儂。

冷廚烟濕障低房，爨盡梧桐謝鳳凰；野菜自挑寒自洗，菊花雖痛

奈何霜？

命如蟬翼愧輕綃，舊與隣娥一樣嬌；阿母見兒還認否，苦黃生面

喜紅消。

浸透春酸一點心，病中疎夢易銷沉；鏡釵已賣酬方藥，自削楊枝

照水簪。

四屏山影遠如臺，郎負寒薪下幾回；歸後勸郎晨晏起，日高私禁

外人催。

家鷄雙宿笑棲鸞，比翼齊肩並紫冠；燈暗結花光變綠，竈稜堪倚

勝闌干。

妾住衡門傍綵樓，夜香吹下隔簾愁；袖開落盡秋紅句，衰草殘陽

夢遠游。

鄰婦謂雙卿曰：「汝薄命至此，何用生爲？」雙卿曰：「此宿業也。未盡債，

來生當復不免。夫里中男子，其支離蠢很，不類人形，不近人情者，以吾夫比之，猶爲佳也。姑雖嚴，第守婦道，事之謹，無弗豫，敢怨望乎？人皆以妾爲薄命者，徒以妾才貌耳，彼無才無貌者，未嘗不欲得佳婿，寧獨雙卿乎？才貌者，天之所以戕雙卿也，乃自戕以快天意，愚矣。」鄰婦曰：「士之婦，容或有私，汝奈何爲牧豎守清白乎？」雙卿曰：「貧者日茹糟糠，而恥竊梁肉，夫梁肉之去糟糠，味迥殊矣，而猶弗屑，况同味相竊，以身蒙大玷，犯大戮乎？一身污，而兩姓辱，片時誤，而百年羞，一事失，而萬事敗。雙卿雖愚，不忍爲也。」鄰婦曰：「然則何爲洩詩詞於外人也？」雙卿乃泣然曰：「是則所謂蓮性雖胎，荷絲難殺，藻思綺語，觸緒紛來。妾亦欲天下薄命佳人，以雙卿自寬，明詩習禮，自全白璧，爲父母夫婿及子孫存面目也。妾亦悔之矣。」

十月廿六日，雨後，雙卿剪蘆葉三寸，粉書與其舅曰：

人皆以兒爲薄命，兒命原非薄也。紅樓淑女，綠窗麗人，淪沒深閨者，世間不少。憶夜無歡，向春難哭，桃紅遽天，竹翠長貧，豈不期人歌泣哉？多逢忌諱，鮮遶揄揚，耿彼明珠，闕於黑水；夫怨鳥遺音，衰蓬振色，猶得漱騷人之雋齒，鏤仙客之靈函，况貴本椒蘭，願賤同糞壤乎？誦菊花孤雁詞者，無不爲雙卿怨，雙卿無德，誠不能不怨，怨而不忍厭其夫，雙卿自信可也。昔小青不願生天，惟思並蒂，兒則願來世爲男子身，參斷腸禪，說消魂偈，足矣。

雙卿寫詩詞，以葉不以紙，以粉不以墨；葉易敗，粉無膠，易脫，不欲存手迹於人間也。



擗雙卿浣衣圖游孟河，孟河之士歌之。癡菴填滿江紅詞，訥齋賦七言律，

寧溪賦七言古，雙卿步寧溪韻曰：

月魂滴豔綰山側，細切霞膏嘯冰臆；紅粉蒸爲窈窕雲，青天盡變芙蓉色。家住華陽第八天，舍西流水舍南田；手燃香絲嫩如雨，欲繫鴛鴦問可憐。妾容憔悴郎顏老，小庭土白塵難掃；牡丹貧賤不成花，却將富貴輸芳草。曾記桑陰學種瓜，與郎消渴餉郎茶；夜涼帶病開窗坐，放月吹燈暗續麻。書生漫負憐才癖，妾在田家靜安帖；雨後黃鸝乍一聲，春愁喚上青青葉。雪意陰晴向晚猜，牀前無

地可徘徊；縱教化作孤飛鳳，不到秦家弄玉臺。斜羅仄布零星片，  
自綻寒衣費針線；白烟遮夢抱梅花，繁霜夜洗佳人面。

100

夢覘仁趾收租西山，歲未熟，佃人多饑，畝蠲其五，喪病縶寡，則蠲其七。有  
婦新寡，敝襦無緼，懷其兒泣竈下，出穀於牀，半蠲之。曰：「第足吾納官稅，餘  
給汝飽幼孤，無過悲也。」夜返緡山，過雙卿家。雙卿滌釜，煖白酒進之。夢覘曰：  
「適從山中來，吟小詩，和我佳，贈汝舟中穀。」雙卿卽和曰：

風吹細雨濕柴扉，十畝溪田事業微；歲旱木棉花未發，杼寒梭冷

倚空機。

仁趾亦有詩，使和之，與之毅辭曰：『以詩易毅，恥也。』

傭者錢磬郎與雙卿夫同作息，窺於池，自以爲美。傭春取直，買紫褐被之，冠黑氈著青履，擱面刷齒，雍髮凍頸，引聲唱林郎薛郎歌，柔其色以卽之。伴傭雙卿物承之於手。雙卿禁曰：『止！』磬郎澀縮喪氣，自褫褐與履並賣之。見雙卿不敢正視。

雙卿諫其夫賭，夫怒，屏之糞室，倚薪而坐。對殘燈泣焉。爲殘燈詞曰：已暗忘吹，欲明誰剔？向儂無焰如螢。聽土塔寒雨，滴破三更，獨自慙慙耿耿，難斷處也。忒多情，香膏盡，芳心未冷，且伴雙卿，星星漸微不動，還望你淹煎，有個花生，勝野塘風亂，搖曳漁燈。辛苦秋蛾散後，人已病，病減何曾相看久，朦朧成睡，睡去空驚。

十一月初五日，出緡山西院，選唐詩，陰雨積旬，敗葉委階，出戶而望，連雲漫水，上下一色。夢覘言雙卿夫，登山斫濕薪，雙卿日煮薑及芋，以療饑，私易米爲粥，進其姑，求異方，自治瘡，不能已，更益他疾，意無聊，祈死，乃作書慰之曰：

趙閻叔一歲喪父，十一歲喪母，寄於外，常缺衣食。年十六，歸故里，獨居空宅中，買貓一犬，朝夕飼之，以爲伴。出則鎖貓於室，犬隨行。瘡三年不瘳，臨期，先自爲食，以瓦盎聚火榻前，煖湯火上，乃閉門，臥而守瘡。瘡作而渴，自伏牀取湯飲之。貓坐枕旁，時嚶嚶作聲，犬臥榻前地不動，瘡竟愈。方退，明日饑，不復能自爲食也。貓斃，爲詩哭之曰：「我歸惟爾至，我出爾常饑，犬傷難自力，願我數聲微。」

閻叔九歲能詩，往來瀉湖上，日或不食，所至必題詩。暮投古廟，題詩云：「秋陰兼晚色，前路漸迷濛。蓼暗孤舟隱，松高野廟空。客情逢節異，旅况逐年同。古道無人語，蕭蕭黍稷風。」贈友人詩云：「命薄憐嬌婦，家貧痛小兒。愛當多難日，情到欲離時。」避瘡於古窰中，取石灰題詩窰壁云：「感慨誰同我，孤懷每似秋。此生非不達，情重則多愁。」窰已塞，野廟詩猶在壁也。閻叔三十歲，復大病，其明年始遇余，自是不復病。常恨少時不遇余，遇余，瘡應速已也。閻叔爲絕世才子，天厄之如是，雙卿爲絕世佳人，天厄之亦宜如是也。

雙卿乃爲詠瘡詞，曰：「閻叔病，玉函貧，兼之者，我雙卿也。更爲婦人身，不

愈悲乎？其詞云：

依依孤影，渾似夢，憑誰喚醒？受多少蝶墮蜂愁，有藥難醫花證。最忙時，那得工夫，淒涼自整紅爐等。總訴盡濃愁，滴乾清淚，冤煞娥眉不省。去過西來先午，偏放却更深宵永，正千迴萬轉，欲眠仍起，斷鴻叫破殘陽冷。晚山如鏡，小柴扉，烟鎖佳人，翠袖慳慳病。春歸望早，只恐東風未肯。

調寄薄倖，以蘆葉書之，爨曰：『誠不如化作彩雲飛也。』

辛丑歲同爾瞻及亡友朱西野，下墟看紅梅。西野詩，紙色已陳，有小印四：

一翠崖，一雪樵，一名，一字，名綱，字西野也。西野之先，廣東人也。祖父宦於廬，遂居焉。不能與邑試，爾嗜力保之，試於府，得前列。忌者攻之，未幾病，不能藥。胡達湖爲之醫，賣器物酬其資，不受。時余讀書于氏雙桂堂，每夕，與達湖墅山出城，問西野，鐘盡乃還。病稍起，雪中著屐，送余歸瓜渚。有句云：「薄俗文章羞白眼，貧交氣誼哭黃金。」立河邊，舟已遠，乃去。明年六月，西野死，年三十歲。墅山寄哭西野詩，遂往哭於墓。西野素饒資，所與游多市井人，誘以聲色，擣捕飲奕，爭爲豪蕩，業盡廢，乃斂志讀書，爲詩文，因得與墅山交。前與西野游者，遇於道，一舉手輒去之，不復與西野言也。居常快快，賦楊花詩以自喻，寄怨悔焉。蓋交余未三年而沒也。楊花詩云：

百花催遍雨朦朧，飛絮如雲一望中；縱不芬芳甘自異，豈無才思

與人同？

三千世外非非想，廿四風前色色空；杜老有言心暗憶，飛揚跋扈  
爲誰雄？

嫩寒天氣襲人慵，晴晝初長策短筇；不識不知真領會，無情無緒  
漫從容。

西園舊淚年年冷，南國新愁處處濃；已悔豪華桃李事，淡然辭蝶  
亦辭蜂。

豪情幾許鬱難降，半是橫吹半倒撞；名士風流惟有一，騷人態度  
已無雙。

落花時節迷紅雨，啼鳥聲中滿綠窗；昨日送行行客遠，還沾衣袂



澆蒼江。

莫問南枝與北枝，  
舍南舍北總參差；  
任天不強求依附，  
率性何曾受主持。

宇宙本寬寧自小，  
生涯無定且如癡；  
月明昨夜相尋處，  
底事蒼茫費我思？

誰道書生事業微，  
春餘萬斛玉塵飛；  
喜扶風力晴相合，  
幸曬霞光晚未稀。

泥我一庭情脉脉，  
撩人千里思依依；  
靜看別有徘徊意，  
鎮日無言倚短扉。

也依林壑也憑虛，  
游衍人間興獨餘；  
得意不禁忘舞蹈，  
凌雲原自

待吹噓。

偶沾燕嘴糝泥墨，時冒蛛絲繞竹廬；托體雖微偏可玩，茶烟春暖共徐徐。

寰區何處是窮途？阮籍當年淚漫枯，村巷紛紛姑惡語，野田漠漠鵝鳩呼。

不妨顛倒供嘲笑，誰愛纏綿寫畫圖；瀟灑如斯真絕少，從今應喚作狂徒。

任他世路有高低，一往空前意欲迷；壯士撫膺悲落落，頑童拍手笑栖栖，

祇因無用成狼籍，非是偷閒不整齊；我淚緣君時獨灑，傷春何足

令人嘖。

可上花神寶篆牌，漫隨春色遍天街；離亭似雪迷金勒，閨閣如梅  
綴玉釵。

踪跡那須嫌冷淡，形模無意得談諧；却憐慣作飛英伴，往往相攜  
過小齋。

狂生誰復與徘徊，只爾相親遣不開；未足收歸供冷具，儘堪拈取  
作詩材。

憎嫌書吏吹仍至，懊惱家僮掃更來；自笑清狂還笑爾，何勞攘攘  
鬧塵埃。

來兮何謂去何因，近似殘絨遠似塵；岸捲晚風黃鳥賤，江沾春水

白鷗貧。

天涯萬里無家客，夢裏千秋玩世人；  
歷落艱辛羞欲死，豈徒愁絕兩眉顰。

輕雷起蟄殷相聞，驚散枝頭片片雲；  
雨後有情朝汗漫，月中無影夜繽紛。

排成次第巡芳甸，滾作輕圓弄夕曛；  
贏得浣沙溪上女，歸來晴雪惹紅裙。

桑柘陰濃郭外村，無風亦自舞柴門；  
鶯雛漫罵輕狂態，燕子潛消黯淡魂。

數仞凌摩頽意氣，一春潦倒費朝昏；  
蒼茫獨立空回首，此意憑誰

仔細論？

漫嗟輕薄繞關干，爲薄爲輕意獨難；偶有挂牽隨處好，絕無編絆一身寬。

和光混俗原非計，絕世離倫豈遂拚？生怕枝頭收拾盡，時將杯酒共盤桓。

林泉春色未闌刪，麥壘芹塘自往還；虛寄不徒君似夢，浮生應共我俱閒。

莫教識破情無賴，寧使相嘲性忒頑；待喚回頭終未肯，任他枝上鳥關關。

童子齡以十五首示雙卿，方春穀倚杵於懷，視其題笑曰：「楊花詩也，楊

花不易詠耳。讀之，而壁欹歎者四五焉。讀畢，自語曰：「紅塵中如許斷腸人，其排側似離騷，放達似南華，解脫似楞嚴，楊花遇知心矣。復取後十五首示之。春未息，回顧問何詩？曰：楊花詩也。何人所詠？曰：亦西野。坐於白，讀之，冷然改色。但曰：「此雙卿也。」詩曰：

漫和輕霧漫和烟，散點分行斷復連；野馬塵埃同此息，蠅蚶朝菌與忘年；悠悠不願真無謂，轉轉相將祇自憐；怪底柔條良可托，如何重附起還眠？

乾坤容得汝鸞鷺，散漫隨緣豈寂寥；自願影形原可鄙，那堪生死盡無聊；淒迷簾幙埋書卷，放浪烟波趁畫橈；何幸年年仍有約，池塘春暖不須招。

風流事業滿平郊，歎息留連在草茅；本未獨行傷踽踽，空教衆口刺嚶嚶；攀援薄倖聊分謗，憑仗多情爲解嘲；避世却憐無避處，隨風時復過林梢。

誰裂仙山萬鶴毛，晴暄密送滿林臯；交河夜靜縈離夢，龍塞春深點戰袍；泥上有心增悵恨，鶯前無舌訴牢騷；閒中感念情難已，相對相憐首漫搔。

連朝飄沓任相過，時合時分變幻多；拂眼明知空自爾，到頭詎算果如何；酷憐落拓將成癖，痛惜顛狂已入魔；幸是彼蒼恩意厚，不施夜雨令蹉跎。

不知飛去落誰家，望裏茸茸亂似麻；直以悠揚超色相，試將遊戲

度年華；漁村滾滾綠江起，農舍紛紛入圍斜；名絮名綿真未錯，何須多事復名花。

浪跡浮踪底事忙，似徜徉亦似徬徨；誰爲知已能憐憫，無可驚人枉怨傷；著處縱橫寒食節，半生徵逐少年場；沈吟不解孫郎句，安得承恩繞御床？

處處紛綸似鬥爭，川原點點態輕盈；周旋花事三千客，抄練春皇十萬兵；情到至時原未至，意無明盡是真明；請看開落當前事，多少英豪不轉睛。

日來何事戶慵扃，愛惜毛毳上草亭；繡女傷春眠未起，詩人病酒醉難醒；纔看安穩依深砌，又見倉皇繞曲櫺；我比昌黎年更少，莫



沾雙鬢作星星。

有時消滅有時增，欲樹風規力未能；  
慚比無枝三匝鳥，笑同行脚四方僧；  
寰區有汝誠何必，春色添伊似不應；  
爲問李膺如復起，龍門可許最先登？

信道飄零是己求，春光一去那能留；  
閒情漫落徵歌館，狂態曾投賣酒樓；  
雖是浮踪能自悔，可知公案已難勾；  
如何晝永耽風日，高下參差卒未休。

欲爲彷彿費沉吟，似此風流邁古今；  
大塊文章難抑按，百年世事那追尋；  
全憑空際千羣舞，可學階前一尺深；  
幾度觸籬還復起，知他甘分未甘心。

到處烟籠並露含，飛飛江北又江南；且乘霽色流虛白，偶入天光  
弄蔚藍；道上存存思犯雨，山前定定欲迷嵐；最憐脫盡柔條日，正  
值芳辰三月三。

游行自若豈趨炎，常見紛飛傍畫簷；免俗未能聊爾爾，避人無處  
也謙謙；綠窗縱酒侵盃底，粉壁題詩惹兔尖；若問疎狂誰得解，唐  
家供奉宋蘇髯。

煩惱庭前燕語喃，何知神巧妙機緘；情濃似我天應老，味淡如君  
世可饑；綠野愁魔空有陣，上林春譜奈無銜；從今我爲君題破，碧  
落狂星偶集凡。

十一月十有七日，冬至日也。憚寧溪巢訥齋來金壇，訪王澹園。明日同澹園至緡山，寧溪見修園先生，與夢覘仁趾，而拜曰：「君曲體天心，護其所愛，而不負之也，德甚盛矣。」修園先生不悟其說，寧溪曰：「天不置雙卿於他所，而托君宇下，以能善全之也。倘非君是依，不且如好綿投棘刺乎？」拜余曰：「鐵園山之玉梯也。雖然，雙卿才則美，意君潤色之。」見粉書一葉，則無疑。於是出錢凌霄鄭痴菴寄雙卿詩十餘首。凌霄者，錢來成大濟也。幼爲神童，有仙降園山，號之曰凌霄。守道不迂，講學不腐，痴菴以爲師。澹園先生題浣衣圖曰：

垂垂寒榆枝，冉冉寒溪流；  
嫋嫋蓬軒女，楚楚沉般憂；  
春歸榆枝綠，搖影溪盈盈；  
殷憂若溪水，蕩漾無冬春；  
嶽瀆至廣大，高深遂其情。

麟鳳匹有族，孟光最齊名。豈必衣羅綺，貧賤亦自珍。脈脈垂榆溪，

浣衣風淒淒。

凌霄有「淚點前還惜，香痕去向微」之句，澹園稱之。前者寧溪爲七言古，雙卿步其韻，寧溪恨不逮也。步前韻敵之，復毀去，以題試雙卿。寧溪曰：「芣苢。」訥齋曰：「天竹子。」澹園曰：「西山雪霽。」夜使人與雙卿，方曉而詩至，則步七言古原韻也。蘆葉方寸，淡墨若無，起云：「零雲欲正吹遠側，隙送殘暉印孤臆，卞和雙淚落荆山，百花暗帶消魂色。」中云：「濕薪易滅寒蔬老，敗葉初乾向籬掃，窻下絲絲縷縷存，盡是綢繆手中草。」末云：「香魂是片今非片，刺繡佳人又添線，芣苢難尋竹實稀，雪晴幸見西山面。」寧溪欲識雙卿，使夢覘示之，弗示，乃步於巷，見少艾，皆以爲非雙卿，有敝衣而汲者，愕曰：「雙卿也。」

是時新雨，立泥中，沒履不覺也。

震林龍溪訪友記云：「庚戌三月朔，同家軼羣兄，離瓜渚，步洮湖東，買舟出琅玕山下。昔年所降神女清華君，卽茲山之神也。風鬢星珮，自謂荒唐，而清雲忽斜，半開螺翠，舟行甚速，回望隔垂楊十數重矣。夜至溧陽，宿狄省菴家。明日卽訪殷霞村於龍溪，軼羣留詩，溯黃金山而去。余止於鄭天雯之樓園，霞村嘗告予曰：『臺村史紫文，龍溪謝莘逸，謝後山，淡名利，嗜山水，善歌吟，客龍溪十年，得素心人僅此。素心人若是其無多也。』仙巖巧石，函潭瀨水之間。高士或廬或旅，吾與諸君皆有意求之，今則未暇。暇時遇高士，將又爲諸君所獨，而吾或

以客他去，爲可歎也。故霞村詩文，載紫文莘逸後山每多，震林亦遠，頌其姓氏，而至今蓋始來也。明日，紫文莘逸來，頃後山亦來，余當暮春，常感慨引有心人，看落花，使其參斷腸禪，說消魂偈，見諸君亦復然耳。細雨夜詠分年字，余賦云：「麥秀龍溪細雨天，小樓西畔一灣烟；釀成楚楚鶯兒病，誤盡娟娟燕子年；春夢亂纏連理樹，曉愁寒浸衍波箋；也知霧後迷離處，原向東風怕柳綿。」霞村以爲似女子，當置之，余則置於懷，他日過琅玕，持贈神女清華君也。」

耦耕書院，對早梅洗硯，敍荆六娘詩，而玉函至，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有詞二首，其一浣溪紗曰：

古樹寒鴉集復驚，北風涼透薄羅層。小塘殘水漸成冰。日色淡來

花意散，雁聲孤處客愁凝。那時離別此時情。

其二山花子，卽攤破浣溪紗也。曰：

衰柳風前葉已稀，晚烟橫界遠山齊。日落寒雲天影白，雁單飛。秋

月春花存舊句，板橋流水換新題。總是不堪重見處，認柴扉。

玉函貧困，冬月著單衣，遡風高步，面無寒色。夢覘贈以緼，質爲藥資，性喜  
夜坐，卽甚寒不眠。善抄書，僮指不輟，坐室中如無人也。雙卿衣亦頗單，自脫其  
所襲緼，襲其夫，其夫衣及袴，皆雙卿爲之緼。漣紉新緞，冬日無事，抱瓦爐，啜白  
酒，醺然曝背坐籬下，饑渴，則坐呼，使雙卿奉飲食。雙卿右捧盃，左執筆，進其夫。  
日稍寒，撥其爐曰：『寒乎？』則煖酒以飲之。事舅姑，敬有加也。二十九日，晡時，

玉函望西山，雙卿自門內見之，謂童子齡曰：「懷芳子衣似無緼，妾有緼，請襲之，幸以衣來。」子齡曰：「襲緼者，須表裏雙，懷芳子衣，表之則無裏，裏之則無表，徒緼奚爲？」雙卿乃爲太常引。戊申臘，余同家卓人弟，訪闇叔不遇，爲太常引一詞云。

玉人愁道遠行難，風雪怕衣單，日落到姬山，先去看梅花倚闌新。

詞半卷，淚痕淹透，來與趙郎看。

余訪闇叔，婦鶴娘止余曰：「日短路修，寒霧如雨，北風且厲，舊纈不溫，願無行也。」剖余袷，加綿焉以行，袷再緝，線齒齒然，綿尙新，賴以溫也。



且哭。復得一剪梅曰：  
玉函以浣溪沙贈雙卿，答以詞，喜而不寐，更爲詞答以太常引，大悅，夢嘆

寒熱如潮勢未平，病起無言自掃庭。瓊花魂斷碧天愁，推下淒涼，一個雙卿。夜冷荒鷄不鳴，擬雪猜霜，怕雨貪晴。最閒時候妾

偏忙，纔喜雙卿，又怒雙卿。

十二月初一日也。前一日晚，雙卿掃柳葉於門，衣單縑裹舊帕，雖瘡，容止愈幽婉而整，目神清發，射人數十步，光彩欲流。玉函徘徊望之，是夜大曠，得此詞，曠更苦，因爲意難忘一詞，有「春夢荒唐，乍鶯鶯燕燕，淺鬧深忙」之語。雙卿乃爲書粉書吉祥葉曰：

昨者比隣之婦，聞欲先生襲縑而笑，語之曰：「懷芳子年五十餘，

雙卿年二十有一。雙卿墮智井中，不見日月，毒螫交至。懷芳子惻然，伏井上，日夜念彌陀，且爲痛哭，急於父母。井中人頓首謝之，死無恨矣。世情多冷，弄月仙郎所友，惟熱腸人，皆仁人孝子，俠骨禪心。普天有患，視猶同室，被髮纓冠，不忍閉戶者也。懷芳子發乎情，止乎義，忘男女相，切父母心，妾豈效村俗婦，陽避親戚，而陰就傭僕哉？昭昭伸節，冥冥墮行，色厲內在，習爲穿窬，妾甚鄙焉。方今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雌雄牝牡，咸喜匹雙，而妾躬執箕帚事田舍郎，多黍多稌，此離不作，每夕稽首，天子萬壽，焚香祝天，無一日忘也。幸賦清才，與逸人君子，偶相倡和，詞雖寒陋，采風者當不溷雙卿於鄭衛間也。先生側隱，妾已知之，意煩則褻，語煩則溢。妾守

身如玉，君其惜墨如金。

玉函曰：「灰矣，余爲孩矣。」噤聲噤嘔，或响或叱，覺而嘆曰：「我貧而老，惟雙卿兩忘之，此不用吾情，惡用情？天下無情痴久矣，舍我其誰也。」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二月八日，別精山，束裝將歸。明年將北游，愆雙卿，勉自愛，無憂傷勞苦，培疾隕年。此行使雙卿名天下滿也。隣女韓西，新嫁而歸，性頗慧，見雙卿獨眷汲，恆助之。瘡時，坐於床，爲雙卿泣，不識字，然愛雙卿書，乞雙卿寫心經，且教之誦。是時將返其夫家，父母餞之，召雙卿，瘡弗能往。韓西亦弗食，乃分其所食，自裹之遺雙卿。雙卿泣爲摸魚兒詞云：

喜初晴，晚霞西現，寒山烟外青淺，苔紋乾處容香履，尖印紫泥猶軟。人語亂，忙去倚，柴扉空負深深願。相思一線，向新月搓圓，穿愁貫恨，珠淚總成串。黃昏後，殘熱誰憐細喘。小窗風射如箭，春紅秋白無情豔，一朵似儂難選。重見遠，聽說道，傷心已受殷勤餞，斜陽刺眼，休更望天涯，天涯只是幾片冷雲展。

以淡墨細書蘆葉，又以竹葉題鳳凰臺上憶吹簫詞云：

寸寸微雲，絲絲殘照，有無明滅難消，正斷魂魂斷，閃閃搖搖，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隱隱迢迢，從今後，酸酸楚楚，只是今宵。青遙問天不應，看小小雙卿，嫋嫋無聊，更見誰誰見，誰痛花嬌，誰望歡歡喜喜。偷素粉，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

將以初十日返洮湖之瓜渚，雨甚，不行。十一夜，與玉函論散記，憮然掩卷曰：『天上人間，事多感慨。愛其文者，或疑其事，拘於理者，或病其言。余之爲此，本無心也。雖焚之何悔。』玉函擊節曰：『雙卿瀟灑，古今未見此女郎也。但當稍爲之諱耳。』余曰：『若在維揚，將舊稿十卷，焚於許曙峯館舍，西青散記，亦且自焚。人生如電，性靈不保，遂至漸滅。語言文字，何足惜乎。』雙卿聞之，爲書曰：

妾年十五，見舅氏言二南多香奩體，鄭衛皆情豔詩。孔子不刪，七  
十子莫諫，恨不爲孔子徒也。妾曰：『舅氏止可爲宰予徒，學晝寢。

耳。」又言乞蟠乃尖瑣語，攘鷄是荒唐話，余爲其徒，必請削之。姜曰：「舅氏從陳仲子，恐未能學匍匐，思與萬章公孫丑爲窗友乎？」夫大道無方，大教不拘，村學究講中庸，涎涎滿案，流沫沾鬚，自以爲子思功臣，朱子畏友。而八九蒙童，昏然坐睡，妾窺而唾之，爲其誑聲而眩瞽也。弄月仙郎，乃如畏首畏尾，言清行濁，語皆釘釘，身似轆轤，雙卿所弗取也。此書可燒則口亦可以不言。蝶不言而貪花，蛆不言而嗜糞，世之不言以欺人者，香則爲蝶，臭則爲蛆。雙卿見之，瘡且愈篤，夫雙卿猶夢耳。夢中所值，顛倒非一，思而覺之，亦無悔焉。知我罪我，俱不在此。

竹西女子者，未知其名。姓富商某，以三千金選美人於吳下，五年得之。才色技藝皆絕，富商無子，年七十餘，未至，如廁而暈。見女子，已不能言。醫者飲以參汁而死。女子賢，大婦愛之，使主家事。二年大婦死，臨死囑曰：「吾欲爲汝求佳婿，今且死，奈何？毋再誤，自失身爲薄命人也。」是時女子年二十。私念擁貲財餘十萬，親族多貧乏人，乃悉會貧者，散以金帛米粟，盡十萬。衆感拜，念無以酬其德，於是推齒高位重者一人，與之主賓客，買名於江上，立盟社，徵詩詞，選才子爲之婿。限門第，程年貌，規條清肅。三月而人無應者。女子曰：「求才而論齒，舉賢而數爵，是猶愛蓮者，嫌其出於泥，賞桂者，病其背於春也。有能以天仙語醉妾心者，貧賤艾者，弗敢褻也，願爲之婢。」於是爭赴者擁於庭，乃垂簾闥。

之。評其人以一字曰「俗」，評其文以一字曰「凡」。閻叔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寄以詩曰：

雨枝芬淡月枝幽，點點新情冥冥愁；一夜春風問何處，細花輕引

落揚州。

三月十一日入城，訪道士朱元明於城北，曹及三至，授余浣香詩草。詩意清淳。同訪王澹園於城南，倚竹而語。俄竹外有朗吟澹園詩者。余曰：「閻叔也。」過竹視之，見閻叔與于屈湖，登城俯濠而語。呼余曰：「適從縉山來，將以明日歸東湖。」復曰：「夢覘偕送余，正尋君也。」十三日，夢覘請重游縉山。閻叔歎



曰：「縉山願重見，第不忍見雙卿耳。前日索其詩，雙卿恐余悲，余竊不諒，遺以詩，至今乃悔之。」詩曰：

蝶羽因因細草馨，霜枝丹去又枝青。  
藤橋夜雪相思夢，春滿桃花  
尙未醒。

夜魂微與月初溼，春影慳綿夢影巡。  
病裏瘦枝香浸否，斷魂迷霧  
憶花神。

麴烟低與野烟宜，細柳氤氳起夢思。  
惆悵一枝春寂寞，杏花風雨  
燕來遲。

可憐辛苦燕來遲，冷露初溫又去時。  
別圃一魂情不散，柳烟花霧  
惹相思。

乃同澹園至緡山，閻叔益悽惻，無有生趣，聞吟雙卿詞者，輒云欲死。言去年八月，歸東湖，坐蘆中大哭，未能暢，安得向雙卿痛哭三日夜，暢吾懷也。是日得雙卿書，奇麗清婉，自陳幽緒，有「仙郎一字，勝懷不夜之珠」之語。閻叔執書流涕，俄失所在，則潛至牛亭，枕石而臥。覓之，勸其還，明日復失所在。如是者三。仰天而嘆曰：「趙郎不欲生矣！」澹園笑其痴，長嘆曰：「吾豈私痛雙卿哉？孤臣孽子，勞思婦人，顛倒於熱塵炎瘴中，一舉百毀，笑則見猜，啼則見怒，進而憎其面，退而惡其背者，天乃於雙卿一身寫之也。」

夢覘婢取蕙花兩朶至，上題詩云：

柳絮多情已化萍，素魂紅怨淡無聲；似聞燕子三更語，月過花梢

又不明。

聞叔佩之花乾，而句已失也。於是繞竹徬徨，手持雙卿書，攢眉俯首而步。時誦「仙郎一字勝懷不夜之珠」，欲爲之死。婢見雙卿而笑之。雙卿曰：「彼誤耳，仙郎者，吾夫也。吾夫不識字，燈下教之，已識十餘字。他人識萬字，不爲識，吾夫識一字，卽爲寶。故云不夜珠也。妾何必羨徐陵哉？吾夫不能寫字，捧其手描之，能點畫矣，豈復思逸少哉？」書云：

夕陽輾轉，甘墮蘭岑；暮雨丁寧，苦沾蓀浦。氤氳未斷，自衍殘魂；剪  
剪難禁，尙支微力。髻方梳而遽挽，衣臨浣而聊穿；百舌素能言，罵  
海棠而變啞，子規原善笑，哭芳草以成癡。病餘之午倦如綿，夢裏  
之曉寒如水。情倉豔庫，傾鎖鑰於東皇；媚傲嬌籤，勒胭脂於西子。  
衰英貶夢，且修芍藥春秋降；葉升枝，漫擬牡丹封誥。鴛慚繡枕，麝

畏沾衾。香滿花心，紅情愈緊；愁堆柳眼，綠意偏鬆。欲語憐聲，未忍  
輕穿俗耳；將行惜影，可捺賂印。凡身燕披黯淡之衣，蝶護淒涼之  
粉，細臉還新。綵雲繡五色姻緣，白玉結連環恩愛。飭淚痕於香頰，  
舌洗相思；摩汗澤於酥胸，腕醫心痛。仙郎一字，勝懷不夜之珠，月  
姊千齡，敢竊長生之藥？捧珊瑚而架筆，豈羨徐陵？進玳瑁以裝書，  
何知逸少？願抒幽韻，懇駐清輝，采綠終朝，空悲一旬。踏青半晌，誰  
惜雙卿。

十七日別緡山，澹園贈夢覘詩曰：

踐約欣復晤，恩義益以深；豈止耳目好，切切芳菲歎。人生貴適志，  
況子友愛肫；不憚道路遠，萃止於良辰。須竭視聽娛，寸陰逾千金；

未知自茲別，後會何如今？

夢覘後索澹園詩，以贈及三詩示之云：

與世愧悖謬，介處壤蒿榆；寸晷不自薄，覆載一浩舒。茗欵覆落英，鳴禽與之俱；曖曖影晝白，荒青入霄虛。則茲密柯下，幽芬隱風餘；晤對無迂文，耕鑿義皇愚。

十九日，夢覘致書，附絕句云：

薔薇香暖蕊全開，風剪無聲夜滿苔；拈取亂紅鋪碧簟，月窗燈細夢微來。

是時夢覘省虛舟先生於無錫，將泛東湖問關叔，勸其無復悲雙卿也。

申志綸，北平人也。父宦於壇，清慎仁愛。志綸隨父讀書，不出堂階，偶游書肆中，書未讀者，悉購以金。不足，脫衣質之。嘗夢至一園，室中集書萬卷，皆人間所未有者。額曰醉書仙。既寤，自以爲號。意氣磊落，厭勢利，見務聲譽者，避不與言。笑曰：「蟻子鹿鹿，皆負心物，吾於書中索有心人耳。」李雲綱授以雙卿記，灑然曰：「醉書仙，乃無復醒時矣。」和雙卿詩詞共四十四首，爲文六篇，曰志遇，擬簡空問，掃霧識春。自爲序曰：「忽忽哉情乎，脉然生，黯然深，一引其端，纏綿而無可忘，人悲之，造物悲之也。雙卿以散花之才，居茹荼之境，弄月仙郎，收入散記，醉書仙讀之，如中酒，如別人，如感夢。見詩詞輒和，意未盡，又爲文六篇，以縱其情，遇非真遇，簡不可達，三問皆空，數聲長嘯，獨掃霧障，僅識春光，奈何。」

哉，此情萬縷，一一理清，而餘情又亂矣。問之人，人心我非，問之造物，造物無言，遂書以問弄月仙郎。

擬簡略曰：醉書仙忽忽不樂，不能爲萱草，與雙卿忘憂；不能爲藥苗，與雙卿療病。乃寄雙卿簡曰：偶醉新詞，暗傷幽瘁，所謂「羣鴉屯晚樹，一鶴瘦江濱」者，卿耶？然而造物憐才，不無深意；若藏金珠谷，棲燕玉堂，桂畔鳴鸞，梧邊宿鳳，得歸麗表，永奉芳塵，加以護花籬密，幸免風驚，居鵲巢安，不愁雨侮，則將如草木無情，同消烟霧也。乃多方鑄豔，出格培香，洗玉爲姿，鍊霞成慧，而限以薄命，發此清才，將使沈約無詩，已堪瘦骨，江淹非別，亦可消魂。天固有心，生不虛矣。落莫書生，素嚴色戒，未斷才緣，遠嗅花香，近償詩債，舉杯邀月，共倚明窗，句必重吟，韻仍疊和，裁成恨譜，寶此一編，溯風惘然，有懷多噎，止須丁寧語燕，細

勸啼鵲也。

舒嘯略曰：醉書仙謂李雲綱曰：『吾親見雙卿矣，不徒見之，且痛哭之。』

雲綱曰：『此虛辭耳。』曰：『吾於菊花孤雁，見幽涼之境；於月魂涵豔，見明逸

之姿；於燕饑蠶病，見溫柔之性；於錦思花情，見靈繡之才。』雲綱曰：『哭之奈

何？』曰：『斷劍依泉，殘松臥壑，哭雙卿命也。名花困雨，新月藏雲，哭雙卿貌也。

珠不升淵，玉難離璞，哭雙卿才也。梅情耐雪，菊意甘霜，哭雙卿德也。』

掃霧略曰：有書篋先生，見醉書仙和雙卿詩詞，瞋目曰：『不可，男女倡和，

非禮也，速毀之，勿污蒼頡字。』醉書仙凭几而笑曰：『古人止戒好色，不禁憐

才。遇才則憐，何拘男女。具此深心，雖號風流，原爲道學。且蒼頡恨君知否？當年

造字，慘淡經營，生氣靈機，用心良苦，後人用入詞章，變成枯鈍。雙卿以仙才用



之，醉書仙以憐才用之，君忽從中阻撓，以煞風景。蒼頡有知，將復夜哭，何必鬼也。』其誌遇空問識春，諸篇皆悲涼爽脫。

七月廿一日，荆振翔別余甘露山房，往縉山，以秋荷十詠屬雙卿和，告曰：

『疑雙卿者，咸謂無有。田家女能識字，且通文，通文且悉工，醉玉函，驚闍叔，懾寧溪，饑渴啼笑，極眩亂而無以自持，何數數也。』於是遂行。廿四日晚，竹中與柯山話，柯山曰：『雙卿貧悴強忍，如枯魚銜索，過河而不能泣。余北游，募才子金，刻散記，以雙卿勸薄命人也。他日南下，給其夫以金，爲雙卿築餉黍亭，買種瓜田，鑿洗衣池耳。』余笑曰：『畢柯山少不吝黃金，爲義盡產，乃今赤手作說客，

恐三寸舌，不勝一鈞金也。

廿八日，痴菴餞柯山，余以疾不赴。振翔自縉山至，得雙卿秋荷詩，寫於月季花之葉，一枝五葉，葉寫一首，葉甚細，字頗見影而已。詩曰：

錦鱗無信泣秋蛩，心似芭蕉卷未鬆；幽性耐經霜不忍，梅花猶淡

菊花濃，

菊意梅魂兩自知，夕陽人去鷺回時；仙郎肯祭花神否？願配人間

怨女詞。

女郎清怨曉涼吹，露瀟魚兒冷眼窺；蓮子有心秋正苦，不憐明月

更憐誰？

月明如水蟻全無，微豔初消凜凜孤；夜雨又來紅欲碎，鮫人相見

淚應枯。

淚盡鮫珠不願開，前生香燼此生猜；一枝遠寄千絲斷，七月江南雁早來。

霞邊新雁月邊人，菱芡爭欺菌苔貧；黃鳥可知憐白鳥，野塘花賤不如春。

淡影羞春鏡裏看，水心搖曳夜難安；葉遮猛雨花遮露，香護鴛鴦夢可寒。

癡鴛無夢攬芳年，愁在銀蟾桂子先；補遍西湖花五色，傷心可是女媧天？

五色天邊寂寞宵，淚研秋粉月中描；細收花片輕輕碾，搓就香丸

帳裏燒，

香丸燒盡碧烟多，萍水因緣簿豈訛；從此並頭分不得，裂紅裁翠

補漁蓑。

余以癸丑辭績山，甲申夏游孟河，乙卯春客蘭陵。聞雙卿事姑愈謹，隣里稱其孝，夫性益暴，善承其喜怒，弗敢稍忤。終歲操作，殘書敗筆，局鏽破篋中，偷視弗敢，亦弗違也。元夜偶持楞嚴經，就竈燈誦之，姑出游歸，奪而罵曰：「半本爛紙簿，秀才覆面上，且窮死蠢奴，乃考女童生耶？」偶滌硯，夫見之怒曰：「偷閒則弄泥塊耳，釜煤尙可肥田。」雙卿書法莊麗，但於火紙上，日爲夫記腐酒。夫不識字，從旁故睥睨謾罵曰：「此字倒矣。」雙卿則笑而應曰：「否也。有梅花

詞云：

自笑懶懶，費半晌春忙，去省花尖。玉容憔悴，知爲誰添？病來分與  
花嫌。正臘衣澆洗春波冷，素腕愁沾。硬東風，枉寒香一度。新月纖  
纖。多情滿天墜粉，偏只累雙卿，夢裏空拈。與蝶招魂，替鶯拭淚，夜  
深偷誦楞嚴，有傷春佳句，酸和苦，生死俱甜。覩花年，向觀音稽首，  
聖徧靈籤。

又有餉耕詞云：

紫陌春晴，慢額裏春紗，自餉春耕。小梅春瘦，細草春明，春田步步  
春生。記那年春好，向春燕說破春情。到於今，想春箋春淚，都化春  
冰。憐春痛春幾被？一片春烟，鎖住春鶯，贈與春儂。遞將春你是  
儂，是你春靈。算春頭春尾，也難算春夢春醒。甚春魔做一春春病？

春誤雙卿。

二調春從天上來也。夏四月，野薔薇繞岸發花，淡赤淺白，手觸之，則芬芳。竟日。雙卿打麥時，惜其將落，攬衽撮之，歸土窗下，砌花片成字，撒枕席，和花小眠。掃地噴水，糝之榻前，拂履，徐步花隙，獨哭且淚。夫怒曰：『敗花者醜，今世醜，復敗花耶？』雙卿好潔，雖拮据烟塵，而髻髮不染，其夫則狐臊逆鼻，垢膩積頤，項，揉可成丸。勸之沐，則大怒。雙卿不敢言。乞張石鄰畫白衣大士，供清水，夜靜禮之。夫罵曰：『汝何修嫁我，福已厚矣。』雙卿瘡雖愈，甘心忍詬，而神態日減，飢肉不豐，謂隣女韓西曰：『余舌苦，食飴反甚何也？』

轉華夫人，卽安定翁，歙西豐溪吳比部之內子，程恭人也。名瓊，字飛仙。同郡休寧李溪人。幼見董華亭書畫眼一編，遂能捷悟。及長，書畫算奕，無不精敏。論事評理，微妙獨絕。其神解所徹，文字象數，皆塵秕也。玉勾詞客，嘗恨情多，夫人則謂自古以來，有有法之天下，有有情之天下。唐詩云：「不與王侯與詞客，知輕富貴重清才。」才之可愛，甚於富貴。由情之相感，歡在神魂矣。喜吟其句云：「新詩一千首，古今初下機；除月與魂神，別未有人知；不知天地間，知者復是誰？恐爲世所嗤，吟向無人處；古今吟不盡，惆悵不同時。」因取中晚之詩，以情役思，極情放意者，錄一帙。曰：「詩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以假爲真，每出常理之外，極世間痴絕之事，未妨形之於言。衆轍同遵者，擯落羣心不際者，探擬，勾新取極，不嫌殊創，聲到界破，方信情來。詩之秘也。」又謂「寫之手馥，皆有烟

香著其氣息，卽時便醉。其論禪，則言自古名流，樂佛智之雄誕，無非因其巧  
鎔惡見耳。嘆世人批書，非吟嘆，則隔搔。卽貫華知耐菴未至。錢塘三婦，知開闢  
數千年，始有牡丹亭願其所批，略於左繡。試味玉茗道仙鐵笛海雲孤一絕，因  
思寓言既多，暗意不少，須教節節靈通，自批一本，出文長季重眉公知解之外，  
題曰繡牡丹。雨冷香溫，爛然成帙，毫分五色，肌擘理分，大概照依原本，將驚夢  
折蟾宮折桂崔徽期約等俗字刪去六十餘字，然後言杜麗之人，形至瓌秀，心  
至纏綿，眼至高遠，智至強明，志至堅定，習聞強鳳歸鴉，已有內決於心，不服賢  
文之意。休道暗隨幽媾，折莫不是人家彩鳳暗隨鴉一句，固已明明註出，不容  
等閒藉口。其云，但思莫負者，殆本懷者鳳，而遷就者鴉也。有些倖僥者，得夢中  
之鳳已足，於博地之鴉無羨也，願都似咱者，寧與夢中之鳳偕死，不與博地之



鴉俱生也。藉令夢嫁非偶，神魂亦必不從，況乎一例恆流，肯擬將身拚與，正以人生至顯，難緩而不可再之事，焉忍付之異類，幽情誰見，猶云紅絲繫後殺生，休將佳人見耶？不佳人見耶？佳人難得，不佳人，則化石人間莫爲女矣。好無人見，謂懷而幽怨之人，非謂人非人輩，夢想誰邊，先以已身化爲阿堵，種種形好，視悉端正也。固非綠綺幽絃，芳年越禮，黃花妙句，晚景貽譏者，所得擬焉。若乃息嬌無言，樂昌啼笑，是何說歟？

又作者嘗言，文章妙處，皆在紋縷間。察其關捩之處，玉茗以爲才貌絕世之夫，因配才貌絕世之婦，誰不謂然。然雖春腸遙斷，不問其他，而茫茫天涯，才貌絕世之婦，不得而知也。往往隨一例名門以去耳，暗隨者又以鴉承乏焉，尤極慘已。必如杜氏，持之以志，召之以夢，懷之以死，覓之以魂，庶兩美其必合焉。

春卿一生最有造化，以貌則有水鏡之麗娘，以才又有碧眼之苗老。人所得一已足者，彼顧雙擅焉。殆亦幻戲所有，而實境所無也。我佳人可以無嘆也。木爲生意，人貴青春，是矣。何獨取於柳乎？柳枝何詠乎爾？曰：柳也者，天地之柔情也。忽眠忽起，最善抽思，縱遠飄空，一根萬緒，化爲飛絮，尙徧房櫺者也，真才子也。吾獨以爲但實其節，亦可變梢雲之竹，知斂其氣，亦可變歲寒之松也。春卿之志誠是也。梅奚取？曰：雨肥紅綻，汗潮微酸，笑笑美懷，風風潤粉，舉似無肌，無能踰此，芙蓉至豔，當波霞裳耳。木之貞氣，春之正態也。旣尊梅矣，又統領以牡丹，何也？梅非肯隸牡丹者也。旣貪冷秀孤芳，又認嬌紅焙紫，情不己雜乎？牡丹又奚取？諸曰：身樹出於內典，牡丹摘自西廂，屬肝魂事，故有花神，生之理也。識神入胎，仙聖由此，實造物者之毒人，非伉儷者之饑殺也。若無牡丹，則無梅柳也。

况用情於梅柳者？玉勾詞客曰：么荷其舊譜也，既已得花三昧，起色勝解，將愛水根，作香世界，則烟絲醉軟，荒草成窠，蝴蝶門安，斷紅徑接，欺人不解，誘蠹思春，犬腹羊胞，如游園觀，彼但栖神一處，觸眼嘲吟，寧復顧性海歸香，鮮花供佛哉？復謂微塵妙色，現光博圓滿之身，晉代宮粧，有衛種長白之嗜，鬢持天地，亦若生酥，人趣偏佳，莫先形內。無奈莊姜死後，風人殉之，此後才人，但寫形肉，無不呆鈍者。脂著雨，玉生烟，寫肉鮮奇，自玉茗始。蝴蝶門，牡丹亭，寫形巧麗，亦自玉茗始。古則枚皐嫚賦，魏世笑書，今則用修鸚嘗，羨門情外，決不能舍花衣粉版，甜口咋人，弄影簾中，溜音紗外。鸞圖燕剪，繪狀圖聲，而別有輕筆淺墨，可以粉碎丁香，雙描夢影，其自號爲無涯浪士，有憶情生，豈不以理之所必無，情之所必有也？袁中郎云：好好色不真者，其惡惡臭必僞。玉茗詩：「但念中郎思欲

飛佳人遲暮難重會」亦急索解人之意。夫轉華之批則多取成句代己意，出奇無窮，而轉語掀翻大藏，蓋不僅從世間文字來也。有小印曰：「大心衆生」，管手轉華嚴，見梵圖所誌，有人轉華嚴經，以洗手水滴蟻子，蟻即命終生天，又曹溪偈，心悟轉法華，因別號轉華。人遂稱以轉華夫人。口熟楊升菴廿一史彈詞，綠窗紅燭之下，輒按拍歌之。自書名句爲窗聯云：「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感慨間生，救以歡喜及歿。玉勾詞客觸事嘆曰：「庸妻俗妾，妨人志節，然後知孟光之可敬也。庸妻俗妾，妨人修道，然後知鮑姑之可愛也。每念韋蘇州「性懶不及私，百事委令才，沉沉積素抱，婉婉屬之子」之詩，遂永虛主孟之位焉。」吳二十，名震生，字祚榮，更字彌俄，號弱翁，至是自號爲鯨叟云。

玉勾詞客，欲迎塞外姬，轉華夫人，吟唐實君和宋侍御詩，「從今願學壽

陽粧綉，勾不蹴湘裙幅，以促之。將買小侍兒，曰：「卿亦聞朝雲十二事坡公耶？」轉華以碧玉小家，待年則緩，勸求舊族，稱中婦。嘗有竹夫人詩，婦人妻，又爲湯婆子詩，誦人妾云：「君不嗔貧不妒色，熱腸偏愛伴人寒，眷屬中稱如意果，無情翻作有情看。」玉勾詞客笑曰：「古今賢婦人，所難平者妒也。君悉平乎？」轉華夫人曰：「妒者，亡國敗家之本也。夫則愧憤以滋疾，妾則鬱憂以天年。計已之私，而不欲蕃人之嗣，雖有百美，莫償一醜，何謂能賢。夫富貴貧賤，強弱智愚，天之道平也，而不平莫甚於人之心。貧者妒富，賤者妒貴，弱妒強而愚妒智，卒不能違乎天，名旣毀而實亦喪焉，善妒者適自病也。」轉華夫人深味禪說，謂如來住世時，無非爲無情衆生說有情法耳。世人以貧嗔痴爲有情，高者學佛而著於佛，學仙而癖於仙，猶之貪與痴也。有堤上感懷詩云：

花飛不哭哭開前，無始空花盡可憐。爲眷春光也怡逸，淚江香海

有情天。

輯古宮閨德容雙備者若干人而嘆曰：「人猶花也，才情則香也。花生香在，花死香亡，花除歸土，花業難除，香滅歸空，香性難滅。今花卽古花之魄，今香卽古香之魂耶？」賦詩云：

豔淑如斯例作塵，相逢可卽昔時人。願將彼骨吹成土，持葬兒今

屢轉身。

玉勾詞客詩：「悟得色空枯木似，百千億色奈吾何。」蓋詠澡盆也。轉華夫人因以四句釋牡丹亭色情難壞之意云：「何自有情因色有，何緣造色爲情生；如環情色成千古，豔豔熒熒畫不成。」

玉勾詞客嘗有「百頃綠楊烟霧展」之句，乃召法工畫師，造柳莊，外向額曰「吳村別業」，內向額曰「拙娛田舍」，自爲聯云：「頭上兩丸忙日月，胸中一幅冷溪山。」莊續蘭阜爲周垣，垣爲雜植百花，名曰花城。凡堂皆構擁舍，以遲契友，寶穡堂後，卽萼綠華堂，南向，植紅素綠三色梅於堦前。左曰「楊柳風軒」，右曰「梧桐月廈」，屋東西皆面莊外，特以配芙蓉巷陌，木樨門焉。堂聯用小篆「貧交世情外，才子古人中」，松蓮先生筆也。其樓曰「非非想天」，割前楹爲露臺，玉勾詞客著書處，聯用東坡語云：「早歲藜藿腹，平生錦繡腸。」聚諸子及內典數千卷，嘗言鄙儒之博學也，詳於器數，矜於訓詁，抑知不讀子則數不通，不覽藏則心不大乎？又進，則步廊回合爲「選夢閣」，有「祇將詩意思，自與夢商量」一聯。閣前引溪水達軒中，互相洄注，水溢春時，

如天上坐，曰「看粧闌」，曰「臥釣渠」，爲樓屋，內圓如球，在「選夢閣」上層，扁以三字曰「無恨月」，玉勾詞客以爲可人，應借此中住，不信難教下碧天耳。一日與轉華夫人登其上，白雲在霄，丘陵自出，秋空晴碧，極視愈鮮，俯闕下土濛濛，蠅沸蟻擾，慨然相謂曰：「能化大地爲琉璃，不能使衆生發清淨心也。古今在夢影中，奈何？」轉華夫人益渺然有十洲三島之想，岸樓橋者，跨兩樓以獨木，爲短欄護足，由非非想天，達選夢閣上層，游無恨月。玉勾詞客有句云：「地剛一寸幾重天。」閣後土坡，四圍奇松十數株，其先自黃山來。榜其齋曰「夏健」，題詩云：

「松間草屋夏如秋，寂寂寥寥澹自由。療得詞人心眼俗，從今清

思滿神洲。」



風吹松花，則黃粉墮琴檜間，見者嘆爲香塵也。夏健齋後，離椽數尺，積石爲峭壁，壁凹入爲洞，洞中石色如粉，自成雲氣。設白石牀，其半爲繡魚池，刻詩於石，以代扁語云：

五尺花冰睡恐消，潛鱗無意躍秋潮，一官技短遑爲國，一片紅塵

廿二朝。

古云：士有短於爲一官，而長於爲一國者，俗吏以卑爲實固非，儒者以高爲名亦非也。石壁依岡，岡連竹圃，萬竹遮松，一泉走石，自壁頂洩入洞中，忽爲散絲，忽爲懸布，雖心骨長沸人，至此自平。題之曰「逍遙泉」，蒼圃中方室，爲「蒼簣亭」，窗其三面，以「碧色忽惆悵，所思殊不同」書楣。杜甫盧綸語也。複室曰「前休地」，以奉妙莊王第三女，顏曰真空妙假身，竹有思摩雲母合。

歡相思諸種，或致之海上者，而孝竹、慈竹，爲特多焉。其他幽勝，悉由意作，高下橫側，不損天趣。室宇樸簡，而多虛白叢綠。幽禽所止，野士所尋，太古之色，罔朗茫胸。莊之後有扉，曰「送春關」，聯云：「千古有情都寂寂，一時無語但茫茫。」春暮微月，與轉華夫人至送春關，北望禮斗，落花積地深尺，迴風乍起，繽紛繞身。賦送春聯句，玉勾詞客云：「思如草嫩正氤氳，役眼柔肢總是君。」轉華夫人云：「相送往無情路去，誰家蝴蝶瘦三分。」莊常扃闔，不通雜賓，其商賂終古者，有蹊蹠道人，問津處士，而鄭松蓮程雪門，爲不速之客。震亭和柳莊詩數十首，如裴迪之於王維也。

陳三者，事待園于太史於都中，年五十餘，衆但呼之曰陳三，不問其名字。丙辰春正月，余同太史兄南沙入都，見聞者，恭謹有文士氣，問其字，踧踖曰：「陳三，不敢言字也。」字逸文，乙卯秋，太史主陝西試，門生謁陳三，索金，卽爲通，有無多寡皆不計。衆笑之。句餘，夜讀西青散記，聞其嘆曰：「傷哉，不爲女子身也。雙卿命嗇而才豐，德幽而名顯，歌之哭之者，以其女子特甚耳。陳三爲女子，卽不如雙卿賢，何至如蠛蠓蚍蜉之不爲人所見聞哉？」

震亨曰：別來多得素心士，謂可以之驕故人。不信天壤間，乃竟有雙卿也。於是步秋吟之原韻云：

綠華謫後世緣新，絲亂風鬟不受塵；秋水自香微照影，菊花多病  
略傳神；滿盤皎淚天應老，一顆珠胎海未貧；翠袖好牽藤補屋，白  
羅私許結仙隣。

柳罩蓬門雨後開，半痕香跡印秋苔；鏡枯紅粉皆成霧，月死元霜  
已變灰；餉黍倦當林外立，浣衣寒向渡頭來；天涯誰寄半綃影，待  
我瓊漿酌一杯。

寫徧烏絲貴洛陽，仙郎金盞滯他鄉；縱橫雁字無奇句，寂寞蛾眉  
有俠腸；八月靈槎思贈石，七襄幽怨喜成章；何由珍重藏花葉，剩  
粉全消淡亦香。

博望休誇泛海槎，星河誰料竟無涯；彩分蘇氏愁中錦，香奪江郎

夢裏花，槐熟枉通蟻。蟻國竹荒難種鳳皇家。西風挽髻綉山冷，瓜蔓雖枯計未差。

回首瓊樓路尙遙，天香飛盡晚寥寥。青蕉覆鹿偏逢犬，紅葉藏鶯且避鵬。懺月不圓蛩自泣，祭花猶活酒頻澆。斷腸留得秋吟在，怕與朝雲暮雨消。

蕭然四壁女相如，月府將空墮望舒。絕句雙花蘭可佩，心經一葉桂能書。病憐游子難親療，瘡苦仙蛾強自除。世上姻緣休更說，鴛鴦多半鎖因諸。

倚杵非慵孰與論，又呼打稻過前村。沉淪自信遭多折，辛苦何曾怨少恩。扶病空因愁阿母，忍饑還欲飯王孫。荆釵前有憐才淚，化

作幽花笑野墩。

曾約仙郎占地靈，高吟時與老猿聽；弄雲忽悟人情幻，養石方嫌  
世味腥；夢訪故山松窈窕，雨淋殘粉字伶仃；那知弱骨珊瑚韻，也  
識天邊太白星。

宛轉尋花嘆蝶痴，娟娟幽谷自芳時；秋風易猛無言受，夜雨多寒  
着意支；蟻蝶陣交天地淡，蟪蛄聲斷古今遲；西青幸有玲瓏管，寫  
出生香第一枝。

玉勾詞客重雙卿，德恨轉華夫人已逝，不然則親至縉山，拜之哭之，迎雙

卿登選夢閣，入無恨。月矣轉華，夫人嘗有句贈閨淑云：「慧帳玉山人起來，他生相覓我惟君。」此直無才有貌之佳人耳。夫女子之相憐，反有甚於男子者。雙卿爲男子，雖有富貴之士，咨嗟而涕洟之，終不能一救其潦倒匱窮之遇。貌合情離，情合神離，至於神亦安有不離者哉？轉華夫人見雙卿，將必拭其淚，招其魂，以爲男子憐才之表式。而天固不許也。玉勾詞客詩云：

平生類踏味偏奇，自髻一見慧心人，有似寒宵火，意不戀緇塵。

正憶乘飛舸，老去願爲農，縞綦伊誰可，吾代一仙郎，陳思邀顧我，相貽番錦書，展卷臨頤朶，肖貌肖世姝，密字珍珠顆，浮生有至歡，田家笑烏保，天孫雖不餽，歲歲臨河沱，食力古人心，何必薰香坐，玉笋習春泥，轉勝春雲裏，繡被擁安仁，爭比牛衣妥，斯人淡如菊，

青帝空花驪。內家吟似爾，俊姬歷千彩，次回產金沙，風流蓋江左。  
兒時嗜其髓，千篇與接軻。昨曹曹雪齋，乳母車前挖。欲思王司勳，  
朱鳥收婀娜。淘沙析獲寶，夢熱解衣贏。惜無才子金，姑取芳名播。  
張此一段奇，擬看天下哆。或曠太狂生，慧心持作麼。

內家吟一編，武林陸葢思所刊，專爲玉臺人生色者也。又爲賦絕句云：  
淒涼千古濃香夢，安帖三冬藉草眠。不信人間真實有，苟郎薰透

玉輝娟。

蓋濃香夢藉草眠，亦同味耳。雙卿答隣婦，有「同味相竊」之語，曹震亭  
曰：譬如食蜜，中邊皆甜，雙卿則中甜，而邊未免苦也。玉勾詞客曰：轉勝邊甜而  
中不甜者遠甚，因震亭語復得一絕云：



應勝太常泥，拚與姑山雪，却惱蝶郎欺，故故穿裙褶。

震亨笑曰：蝶亦憐才耳，蓋懷芳子諸人夢中之化身也。豈錢磬郎所得擬哉？

晚宜園者，茅川金白岩之別業也。白岩家富，隱居佛螺山之西，無子納側室四。其次生一女，三歲禮大士，夢中念彌陀。六歲通孝經，及長，肌理瑩然，家人皆呼玉嫦娥。女生時，白岩年五旬矣。字其女曰晚娟。晚娟好靜，喜讀書，爲之構曲房清室，於竹樹幽絕之處。選侍兒柔慧妍潔者四人，爲晚娟司香茗。性孝，父病，稽首祝大士，月餘不寢，刺血書疏焚之。俄異香滿父榻，霍然病愈。家人又呼

爲玉嫻香。白岩既富於貲，奴僕百人，門下逢迎者數十輩，日往來飲譟園中。晚娟諫父曰：「琥珀不取腐草，磁石不受曲鍼。兒視紛紛者，腐曲類耳。窮乏則賙之，使歸治其生，羣居終日，非宜也。」白岩於是謝閒客，遣俊僕，留老幼給使令，庭戶蕭寂，無異寒士。居旬日，嘆曰：「乃今而知靜者之樂也。」晚娟曰：「大人好賓客，與行路人揖讓平生，而清神日耗，令聞弗超，猶玉工之不辨砒硃，釣者之不避陽鱗也。夫狂士狷嚙，嚙士踣踣，大慧自藏，小慧自詡，用百人而事沮，用一人而事舉者，擇貴善也。凹鏡無平影，歧筆無全畫，願大人於賓客，節勞而留意焉。」

甲寅春，白岩年六十有六，千金買葉氏女於西湖，將以爲妾，年齒才貌如晚娟，入門時，家人驚視，亦呼爲玉嫻娥。晚娟託乳母先邀之見，而後見其父，一

望爲流淚曰：『吾妹也。夜夢大士，言：「旦日爾妹來。」』立命侍兒，設香茗，攜盟大士前，以妹呼之曰：『晚娟僭矣。』父聞，驟然曰：『期男，反添一女耶？』葉氏女，遂拜爲父。白岩字之曰宜娟。

乙卯正月，白岩遣使來金壇，迎余定晚宜園詩。余同趙閣叔滯蘭陵，不能往。茅川少文士，務農商，文士遠至游晚宜園者，賦詩詞積千首。少年自媒者，藉此焉。白岩頗以詩著茅川，序而欲梓之。取律詩五首，歷卷其人弱冠，未娶，白門貴公子也。將婿之。晚娟則歛歔謂宜娟曰：『才情者，天地之生氣，人物之靈機也。文霞壁月，多葬於呆人之口。古今冤劫，此爲第一。晚宜園想在劫中矣。宜娟善吹簫，諸音藝悉能之，簫其所喜也。晚娟與之同服色，分侍兒事之，釵環巾佩如一焉。夜靜，每攜手語月下，侍兒榜花影，炙名香，有氣無烟，以翠珉荷葉盤捧。

聯帶玉交杯進碧茗，花露滴鬢袖，細語斷續。語次，多太息聲。宜娟有素簫，名曰「昭華之瓊」，吹之音縹緲，如在天際；月中益幽麗絕世。乳母常候之，笑謂曰：「雙娟宜一婿也。」乃以紅玉鑲大土，奉以水晶龜，誓生死不相離異。白岩合呼曰：「娟娟。」二女雙應之。秋七月，白岩死，余試金陵，過佛螺山之北，距晚宜園三十里，憩山舖，問茶媪，言甚悉。媪即乳母姊也。言白岩無親族可恃人，媒者徒誑言，柩未厝，二女守父柩，晝夜哭，俱不欲生，而宜娟病也。

晚宜園之請，而不能往也。趙鳳淇巢訥齋，荆振翔皆恨之。丙辰會試，留都門，六月朔，玉鈞詞客以病畏炎蒸，約避暑西山，述其事，震亭徘徊嘆恨不能已。慮白岩死，晚娟宜娟誤鳩媒，令天下後世人，喚奈何，如雙卿也。玉鈞詞客有詩云：

晚宜園好送餘年，聞說雙姝併一妍；最恨千秋情有史，絕無幾個  
女相憐；不教兩玉長分婿，似璧連珠遺失園；夢覓文通花穎筆，畫

成叔寶寄娟娟。

西青散記成先寄晚宜園，使之鑒雙卿，勿以鴆媒誤耳。



## 編者道歉

本書標點符號，印成後發現不少的舛誤，有爲校對所忽略的，有雖校出而手民不照改的，又不能照錯字辦法，列表勘誤，真是萬分抱歉。好在文字尙少錯誤，讀者儘可會意也。

## 吳稚暉學術論著

本書所輯錄的，完全是吳先生討究學理，發揮思想  
的文字，大都是他二十年前的作品。在海外發表的  
。全書分作七類：一宇宙觀及人生觀，二教育問題  
，三宗教與道德問題，四革命論，五性的問題，六  
中國文字問題，七雜感。都是吳先生最有精采的文  
字，可以很概括他人老家生平的思想的。實價一元  
，郵費五分。

出版合作社印行



梁 沐 堯 編

# 吳稚暉學術論著續篇

前書所搜集的多是吳先生二十年前的舊作。讀者每以未及盡收近作為恨。但今雖徇衆意而續編，惟仍確守一定的範圍，故此續編僅為論學的重大價值的偉著，其中說物質文明凡五萬餘言，全書近八萬言。前後並讀，可以見吳先生生平一貫的思想，既讀前編似決不能遺此續編而不一讀。

實價三角二分  
郵費二分半

許 傑 著

## 飄 浮

這是許君的小說集，內含祖母，小四老婆，大白紙，飄浮，出世，琴音數篇小說。都是描寫現在醜惡社會一般灰色人生的種種怪狀的。

一冊實價大洋三角二分  
郵費一分

鐵 心 編

## 師 復 文 存

師復先生爲有名之社會主義家，十六年前已介紹世界最新最良之學說於中國，惜不永年，寶志以歿，故國人尙少耳其名。本書所輯均先生的心血作品，主張真理，排斥謬說，不遺餘力。對於社會主義之學派沿革，分析敘述，尤爲詳明。誠研究社會主義者之好參考書也。

實售大洋四角

郵費二分半

梁 冰 弦 編

## 吳 稚 暉 學 術 論 著 第 三 編

近來又於藏書中，搜得吳先生舊作十餘篇，均關於討論學術者，且多有與前正續兩書各文銜接者，已讀前兩書的，當再讀本書，庶無遺漏。

實售大洋三角二分

郵費二分半

# 出版合作社印行

## 英文常用一萬字

梁冰弦編

本書是梁君根據哥林比亞大學教授桑戴克氏所定之一萬字，重行編定的。可以為教師選擇教材的標準，尤可供學生自行活動應用。其用法多端已詳書中。會習英文一年以至高等程度的俱不可不備。

實價七角郵費二分半

## 中國文詞學研究

施畸著

本書對於新舊派文學，多所不滿，獨抒己見，將文詞內容外表，詞品的法則與靜狀況，詞聯續之原理與定律，均詳細究論，然後定出文詞的格式為制作文詞的楷模，末並論及詞藻和文體。研究文學者可備參考。

實價三角半郵費二分半

宮崎 寅藏 著  
三 十 三 年 落 花 夢

本書是紀述中國革命初期黨人活動的事蹟，及中山先生協助菲律賓民黨革命事實。著者本參與革命之一人，故所述詳實。書內有中山先生的序文，雖寥寥數百字，而此當代偉人一生之懷抱，已躍然紙上矣。

實價三角，郵費一分。

梁 冰 詒 著  
二 十 世 紀 之 母

作者以平正遠大的眼光，觀察現代的文化，述成是書。內容六章：1 物質文明的進展 2 工業革命的困和經濟革命的果 3 進化學說與科學發達 4 十九世紀的文藝 5 人道主義的趁勢 6 二十世紀的新生命。凡須增進世界智識的亟宜取讀。

實價四角，郵費一分。

譯 桴 宅 勺 修

## 左拉小說集

左拉的名字，常見於報紙雜誌中了。但他的著作却少看見。本集共有氏的小說四篇：（1）約翰古爾東的四日，（2）爲一夜的愛，（3）渦里維伯格依的死，（4）失工。情節離奇，描寫深刻，欲鑒賞自然主義者請快視。

實價四角。郵費二分半。

著 青 山 蔣

## 秋 蟬

本書共有小說九篇：（1）綠玻璃杯，（2）病，（3）秋曼，（4）曼琳姊和我底哥哥，（5）王二底煙桿，（6）四行眼淚，（7）淚痕，（8）送葬，（9）晚年。每篇都有牠底充實實的獨持的涵容。用細緻筆鋒，蓬勃熱情，描寫出青年人底性的苦悶愛的牽纏。實價四角八分郵費二分半。

黃 梁 聯  
社 交 與 性 愛

這是一本指導青年人怎樣選擇異性愛人的書。

對於求愛，成婚，及怎樣維持性愛生活與性愛

之心理的狀態何如，性

愛的正路在那里。均詳

細解釋。

實價二角半郵費一分

華 林 著

藝 術 思 潮

作者自己向以藝術為精神滋養料的。本書係集

合其關於藝術思想的論

文多篇而成，雖不是系

統的紀述，却也由此

得見藝術與人類生活的

關係。名貴圖畫十幅，

精印於卷端，殊足珍

玩。

實價二角郵費一分

# 天 上 人 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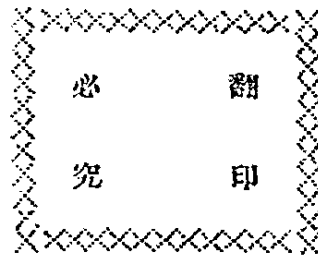
---

原 著 者 史 震 林  
選 輯 者 雪 蛆

---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一 九 二 七 年 七 月 再 版



每 冊 定 價 四 角 半  
(折 實 售 大 洋 三 角 六 分)

---

出 版 合 作 社 印 行  
上 海 江 灣

14